

欽定續通志



裴坦字實 崔彥昭 鄭畋 王鐸字微 盧攜 蕭遘 韋昭度 張濬 劉崇望字崇望 鄭延昌

王溥 盧光啟 陸晨 王搏 鄭燦 朱朴字孫 韓偓

裴坦字知進階營州都督世節裔孫及進士第沈傳師表置官州觀察府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歷楚州刺史令孤綯當國薦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再進禮部侍郎拜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取楊收女齊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從子贊

贊字敬臣及進士第累擢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戶部尚書帝幸鳳翔為大明宮留守罷徙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戶參軍殺之

崔彥昭字思文其先清河人淹貫儒術擢進士第數應帥鎮辟奏於吏治精明所至課最累進戶部侍郎鄆州陽節度使徙河東沙陀諸部多犯法彥昭撫循有威惠三年境內大治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初楊收路嚴韋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蕭徹秉政矯革之而彥昭協力故百職

修舉選門下侍郎帝因下詔暴收等過惡申勵丁寧以成其美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順色柔聲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伶人李可及為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累拜兼尚書右僕射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卒

鄭畋字台文系出燉陽父亞舉進士賢良方正書判拔萃皆中李德裕辟署府擢監察御史李回薦為刑部郎

欽定續通志 卷二百七十三 列傳

中知雜事拜給事中德裕罷出為桂管觀察使坐吳湘獄不能自貶死收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奏為宣武推官以書判拔萃擢渭南尉宣宗時白敏中令孤綯繼當國皆怨德裕其賓客並廢斥故收外更帥鎮幕府幾十年綯去位始為度支部員外郎右丞鄭薰誣收罪出之久乃入為刑部員外郎劉瞻相

薦授戶部郎中入翰林為學士俄知制誥會計歷朝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曷切機要助平以戶部侍郎進學士承旨瞻以諫迂懿宗罷改革制多襲言韋保衡等以為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內徙郴絳二州以右散騎

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收言宜備顧問著於令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禁百官僕吏不得擅至宰相府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餉船多敗沒收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熾

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後以王師甫為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歲加獻錢二十萬緡收曰苟且有功而師甫以利謀奪其兵不可再選門下侍郎封榮陽郡侯以是變求去位不許乾符

六年黃巢勢凌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命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收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駢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勳兵又諸道之師方至最爾賊奈何捨之收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民

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即机上肉耳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會駢奏南蠻方強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收以為損國威靈不可即抗論至相詬攜怒拂衣去

秘嶼於硯因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以收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召拜吏部尚書明年為

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發輒得會衆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緋戎衣給戰士帝出梁洋收上謁斜谷位曰將相誤國臣請死帝勞遺之且曰公謹護賊衝無令西收遺棄士卒器械械濟

賊隱使染著道相屬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開論不可卽悉出金帛請得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偽款
令示軍中乃去明日詔使至改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順諸將乃聽命改遣子凝縱從帝有詔進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賊將又至敗斬于軍遷檢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爲行
軍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改使弘夫設伏以待戰龍尾拔殺賊二萬威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實
內尙數萬無所歸改招來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邁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
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改檄至遠近咸發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衆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
微改天子幾殆弘夫取咸陽以梓濟兵清水賊伏甲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爲賊所覆改敗無輕進一
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再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四面行營都統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磨
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改不意竟覓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
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衛改出境半道卽辭疾詔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便醫於興元明年復拜改司空門下侍
郎平章軍務一以咨決興州戍將孫朝坐賊抵死改言鄴護褒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保嵯峨山拒賊請以檢
校駱駝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舊制使府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吏行至大夫常侍滿三十月遷自軍
興有歲內數遷著改請行營節度由襄行至大夫許滿二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二歲乃奏非軍興者如故事從
之時田令孜恃權干請改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改曰外宰相安得論品卒不肯下令改敬瑄內銜之
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改而奪之鎮今改當國內不喜故三人相結遺客上改過咎帝得其情不許改乃
引疾入見帝曰乘輿東還由大散關幸鳳翔供帳頓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

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七十二 列傳

側也請以散官養疾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凝續爲壁州刺史留養徒隴州州考隴州道
之隴州武德六年置貞觀二年併入鞏河北道之東隴州武德元年置天寶元年改隴山當時已無此名今依舊唐書作隴州 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改忠力又贈太傅
凝續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傅野禱將成奉天改召隸隸下厚禮之茂貞感其節擢及改遷葬鄭表爲請諡曰文
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享僖宗廟庭又贈宗楚弘夫官鄭毅者薰子也方改秉政擢爲給事中至侍郎其捐鍰類
如此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弟炎子按鐸乃炎子鐸傳明云弟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
爲西川幕府咸通初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拜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由禮部尚
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超拜司徒韋保衡始由鐸得進士謹事之及竊政權將大斥
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爲宣武節度使僖宗初以左僕射召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
符六年賊江陵宋威無功朝廷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鞏盜帝卽以鐸爲侍中判南節度使諸道行營
都統封晉國公李係者西平王晟諸孫辭辯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舉爲將使守湖南俄而賊掠廣州鼓而北
係未戰輒潰鐸退營襄陽於是高駢代之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子少師從天子入蜀拜司徒門
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復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時諷討大計悉屬駢駢內幸多難數僞塞而外還撓鐸憾王
室每入對必噓嗚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爲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按原文
曹治通鑑以王鐸爲都統四門忠節爲都統考異云此時判延資戶部租庸等使於是表崔安愷自副鄭昌
曹治通鑑以王鐸爲都統四門忠節爲都統考異云此時判延資戶部租庸等使於是表崔安愷自副鄭昌
圖裴費樞王搏等在蔡將以周及王重榮諸莫爽康實安師儒時溥節度度爲將佐中府西門忠恭爲監軍率

衛兵洩梁節帥三萬壁壘屋移機天下先是諸將踴躍賊莫肯先及鐸鏗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
戰數感臣人田令政策賊必破欲使出功于己乃搆鐸於帝罷為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後數月復京師策
勳居關東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通鑑朱全忠之降也詔為節度使統承制除官全忠勳大梁事雖其亦
依以為按而全忠兵浸強益驕傲備知不足恃表請還朝乃從鐸為
度使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眾過魏彥彥顧子從訓伏兵高維泊劫之鐸及家屬吏在三百餘人皆遇
害朝廷不能治天下痛之通鑑道觀錄 御批彥初自謂出師勳以死存食之謂非長時也且是
帝其有社稷時扶持得而侈服致中與奸人親何功罪至福災即亦自貽之成耳史贊乃

弟錄累官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來攻鐸拒之自督勇士與別將董漢勳守南北門城陷漢勳力戰死鐸貶
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授校書郎沈詢判度支徐商領職皆辟書使從令狐綯署官武淮南掌書記召
授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徐商罷政守江陵表為殿中侍御史署節度府判官御史中丞高滂薦知雜事
進者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為殿最歲久易漫吏輒竄易為姦徵始用墨摺翰林學士廣明元年盧攜
罷以徽為戶部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夜僖宗西狩徽與崔抗盧瑑僕射于琮詰朝乃知道
帝不及為賊執還迫以官賜瘞不答以刃環脅卒不動守者憐乃奔河中裂繡書遣人間走蜀詔拜兵部尚書
京城四面宣慰催陣使授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昭義節度使固辭更為諸道租庸供軍使因
說行營都監楊復光請赦沙陀罪令赴離其夏沙陀會諸軍遂平京師遷右僕射大亂之後宮觀焚殘園陵皆廢
捆鞠為邱莽乘輿未有東意詔徽充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使徵外調兵食內撫綏流亡踰年稍稍完
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七十二 列傳 三

聚興復殿寢表請帝東還又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仍權京兆尹宦家爭遣人治第侵冒齊民徽一平以法由
是為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為少尹輕其權杞方居喪徽奏止不使到府眾忿共譖罷徽令赴行在俄授太子
少師徽遂移疾河中滿百日免帝還京師復甲前授稱疾不任奏請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刺史會帝出次寶雞
念徽無罪拜吏部尚書封瑯琊郡侯未行而嗣襄王熲作亂帝進次漢中熲逼召徽以扈廢自言及熲僭號追翠
臣作誓檄託手弱卒不肯署熲平帝至鳳翔召徽為御史大夫固辭足痺復拜太子少師昭宗立見殿進對
詳治帝顧宰相曰微神氣尚強可用乃復授吏部尚書是時銓選失序吏肆為奸補調重複不可檢徵為手籍一
驗實之遂無奸滯進右僕射大順元年卒贈司空諡曰貞

盧攜字子升其先本范陽世居鄆擢進士第辟浙東府入朝為右拾遺累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乾符五年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拜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攜姿陋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勣同相然所
處議多駁初王仙芝起攜表宋威齊克讓曾奏為招討使及威殺尚君長賊益熾乃以王鐸鎮荆南為諸道都
統攜不悅是時黃巢已破廣州勢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議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又欲徵巢使戰
而敗鐸乃堅言不可假賊節鉞止授率府寮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畋爭相言由是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
為兵部尚書會駢將張璠破賊帝復召攜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即按關東諸將為鐸敗所任
者悉易置內倚田令政外寄戎政於駢與奪惟所愛惡後病風足蹇神墨事多決於親吏楊温李修賂駢顯行及
巢破淮南璠戰死忠武兵亂皆答攜始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使賊已破潼關明日以太子賓客罷分司東都是
夜仰藥死子曇天祐初為河南尉柳璨殺之

蕭遵字得聖空相寶子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拾遺與卓保衡聯第保衡材下諸儒漸薄之不甚
齒獨稱重選保衡憾焉保衡已爲相據違罪由起居舍人斥播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楚
國公遵貢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采峭整時藩鎮多興盜賊橫放莫能制支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李損子
凝吉爲佐牙將時溥遂謀取節度溥與審幹所毒不死或讒凝吉爲詳報仇溥怒殺之損時在朝溥言損連謀請
併誅田令孜受溥金劾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溥傳成其罪御史王華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詔遵
卽叩延英爭曰凝吉以冤殺屠已不可言損與子音聞不接且數期安得同謀溥恃功壞法請案近臣卑侮王室
行無將之萌帝悟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權寵可炙公卿附唯避未嘗稍下後令孜以兵討王重榮重榮引沙陀
敗王師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孜生事離間大臣遵與裴澈計召朱玫於邠玫以兵五千奉迎與沙陀
等連和令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孜怒令孜并怨帝謂遵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肝髓流野得復宗
廟遺老殘民聞與馬音流涕相歡上曾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爲敕使之寵今姦臣爲國產怨我奉命而來返以爲
齊君羣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尙能垂頭塌項趨求生於黃門哉喪君有君公其圖之遵曰上無負天下爲令孜制
每言必涕下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還藩奏表請天子復國政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之遺
曰人非伊霍欲爲禍首未或利也政退曰我擇一王爲帝違者斬乃立嗣襄王煬吉遵作册苦辭致更委鄧昌圖
滋恨遵及還長安使昌圖相熾能遵爲太子太保移疾不出弟遵爲承樂令往從之帝還宮宰相孔緯與遵有隙
乃劾遵嘗爲僞臣卽賜死其所

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權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從未幾進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還京授司空再狩山南還次鳳翔李昌符亂倉卒昭度質家族於蔡軍誓共討賊士感動乃平昌符遷
太保兼侍中昭宗卽位守中書令封岐國公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以昭度爲西川節度使敬瑄不內詔東川顧
彥朗與建合兵討拜昭度兼行營招撫使淹半歲始拔漢州建給昭度曰公暴師違事變東方山東兵連禍結腹
心疾也宜亟還定之敬瑄小醜責建等可辦昭度信之請還未半道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成都因敬瑄自稱留
後罷昭度爲東都留守杜讓能既被害以司徒門下侍郎復爲平章事進太傅王行瑜求爲尙書令昭度言太宗
由是卽位後人臣無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嘗授之固辭免況行瑜乎乃更號尙父行瑜懇會用李騷輔政而崔
昭緯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爲尙書令昭度特不可今又引礮叶力此好人立黨感上聽恐復如杜太尉時行瑜乃
與李茂貞數上書譏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爲太傅致任行瑜茂貞離建聯兵至闕下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
未及報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天子不得已下詔暴其罪行瑜誅乃追復官爵許其家收葬贈太尉

張潛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脫無檢汎知書史喜高論不得志乃屏居金鳳山學縱橫術以千時樞密使楊復恭
過之以處士薦爲太常博士進度支員外郎黃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
獻糧餉數百馱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爲此張潛教臣也乃急召潛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王鐸奏
嘗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强累召不應潛往說之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潛貢之曰公爲天子守藩今
使者齋詔至不北面俯伏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貽愧謝潛言詔已召將佐至鞠場倡言忠義之
士當審利害黃巢賊腹虜耳捨天子而臣之何利耶令諸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

往誠能此時共謀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取吾憐公等捨安而蹈危也諸將雜然曰諫語是敬武即引軍從濱西擺濬爲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後再持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濬始由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衡之及爲中尉數被離開昭宗即位復恭恃援立功專任事帝稍不平當時多言濬有方略乃復見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強兵兵強天下服矣天子由是甘心於武功是時朱全忠威震關東而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先帝幸梁由李克用與朱致連和請舉兵誅之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內未盡雖得太原固非所有濬曰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决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幸聽勿疑既濬釋相倡和帝乃決出師詔濬爲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副之韓建爲供軍使以全忠匡威並爲招討使樞密使略全諱爲行營都監以汴甲三千爲帳下發五十二軍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帝置酒安喜樓臨饒濬泣下曰陛下偏於賊臣願以死除之先是汴華邠岐兵絕河會平陽汴將朱崇節已戍潞潞汴汴人遂據有之乃令撥分兵趨潞會太原將李存孝方攻潞揆至長子爲存孝所禽汴人亦棄城去濬次陰地關諸軍壁平陽存孝擊之皆大北濬斂家遁存孝進掠晉絳慈隴濬聞道出王屋奔河清麾下略盡全諱飲藥死建遁去克用上書請罪辭悻悻朝廷震動即日罷濬爲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繡州司戶參軍全忠爲中書詔聽使濬乃至藍田依韓建及韋昭度死復用緯爲相故濬亦拜兵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爲相暮請以兵見乃止乾寧中罷使拜尚書右僕射上書乞骸骨遷左僕射致仕居洛長水墅劉季述亂濬徒步入洛泣喻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請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青州欲取濬爲謀主不克

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

全忠魯帝東遷濬聞曰乘輿卜洛則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長濬攝他鎮兵使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實天復三年十二月御批綱目云天復二年昭宗尚在魏下爲全忠所圍未出亦未有卜洛之事王紀也今從始濬素厚承宣史葉彥彥知其謀以告濬子格濬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留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彥率士三十人送格泝溪入蜀後事王建少子播間道走淮南依楊行密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請每除必置制誥于紫極宮玄宗像前乃出之示不忘朝廷且欲雪家冤而不克終廢陵

劉崇望字希徒渝國公政會七世孫及進士第官欽王凝辟轉運巡官崔安濟鎮許及劍南崇望兄弟四人同幕府世以爲才安濟入爲吏部尚書崇望又以員外郎主南曹選事清辨僖宗幸山南王重榮怨官豈不肯率職崇望以諫議大夫持節往陳諷君臣大義動之重榮順服請誅朱致自效使遷擢翰林學士昭宗即位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濬伐太原崇望固執不可濬果敗代爲門下侍郎判度支玉山都將楊守信反夜陳兵闕下帝列兵延喜門命崇望守度支庫黎旦含光門未開黎卒左右值立將大掠俄聞傳呼宰相來門關崇望駐馬勞曰上自將在中營公等禁軍也不前殺賊取功而苟欲剽掠成惡名乎士皆唯唯至長樂門賊望兵至乃遁去是日京師不亂擊其力進尚書左僕射朱全忠謀取徐泗表請以大臣代時溥乃授崇望武靈軍節度使溥拒命崇望還爲太常卿會王珂王珣爭河中詔以權胤爲節度使珂李克用婿也太原邸吏薛志勳曰權公鎮河中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最善光德崇望所居坊也後李茂貞王行瑜入害大臣坐是貶昭州司馬行瑜誅克用直其宛召爲吏部尚書徙兵部王建欲并東川詔崇望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至建已使王宗濬知留後崇望乃還爲兵部尚書平贈司空

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諸道皆賜詔獨不及李茂貞辰曰國西鳳翔爲最近其罪固不可赦然尚修職責朝廷未之絕無宜於詔書異也始崔胤罷相辰代之胤內怨望及是議以爲陰有黨附貶王傅分司東都胤死復授吏部尚書從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者貶辰濮州司戶參軍殺之白馬驛年五十九辰初名允迪後改云

王搏字昭逸肅宗朝宰相璠之曾孫權進士第辟佐王鐸滑州節度府累遷蘇州刺史以戶部侍郎判戶部乾寧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董昌誅出爲威勝節度使未行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浙東西宣撫使會錢鏐鏐領二浙故留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正拜右僕射遷司空封魯國公初中官權盛帝欲剪抑之自石門道政一決宰相宦官不持藩鎮內倚天子搏曰人君務平心大體偏聽產亂古所戒也今奄人盜威福未可卒除當徐以計去之事宜且有變崔胤與搏並位素忌搏卽勸搏爲中官外應會胤罷疑搏撻斤乃厚結朱全忠薦己復輔政卽譖搏與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交私將危社稷全忠因顯疏其尤光化三年罷爲工部侍郎貶涇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參軍事賜死藍田驛

鄭察字蘊武本傳俱不載及本傳俱不載善書及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擢左司郎中困窶丐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察移檄請無犯州境衆笑爲斂兵州獨完宗嘉之賜耕魚王微爲御史大夫以兵部郎中表知雜事遷給事中杜宏徽在中書舍人察以其兄讓能輔政不處察要上還制書不報軀軀病去召爲右散騎常侍往往條摘失政衆讒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微察每以詩譏托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察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七十三列傳

共號鄧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察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俄聞制詔下歇曰歇後鄧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爲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稟繇荆門合進京兆府司錄參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質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博士上書議遷都襄鄧不報朴爲人木強無他方能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言朴有經濟才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所處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遠者以羨餘上後數月巖士爲韓建所殺朴罷爲祕書監三貶郴州司戶參軍卒與朴皆相者孫偃

孫偃字龍光其先武邑人孫表相世偃第進士歷顯官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俄兼禮部尚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處置等使與朴皆貶衡州司馬卒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在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遺以疾解後累遷左諫議大夫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薦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胤定策誅劉季述詔宗反正爲功臣帝疾昏人驕橫欲盡去之偓曰陛下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懼死含垢可也官人貪度支者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逆心耳帝嘗欲以當國偓辭因爲御史大夫趙崇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謂三便相後更附韓全誨周敬容皆忌胤胤聞鳳翔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衛偓以爲不可情不納偓又語合狐渙渙曰吾屬不惜宰相邪無衛軍則爲閹豎所圖矣偓曰不然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

與國不可保李唐賜見帝備甚至飲殿中帝不平僱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又請學與金帛官爵使陳政事帝不用彥弼譚儼及漢瀛蔡省謂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召召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儼曰初以衛兵檢中人今敕使衛兵爲一臣竊寒心願詔茂貞遣其衛軍不然兩鎮兵鬪闕下朝廷危矣又勸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即許全忠入朝未及用全誨等已劫帝西幸儼夜追及鄆見帝慟哭至鳳翔選兵部侍郎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僱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情貽範才候變續而召可也學士使馬從賅逼儼求草儼曰腕可斷麻不可草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官侍合謀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輒然出姚洎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既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僱甚所宜按通鑑紀事本末御批命相失當卽上疏論列亦臣等而數與反何異二語間雖僱俗說已深悉其端洎博直嘗唐世守草制麻病疾相沿甚爲御批命相失當卽上疏論列亦臣等而政之尤此異起於下多僞臣實亦因於上無明主然爾時朝政固無一足加賞僱者矣全誨汴宮人多坐死帝欲盡去餘黨儼曰盡誅則傷仁願去尤者帝曰善崔胤請以輝王爲元帥帝問儼他日累吾兒否儼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雲王開烏聲曰上與后幽困烏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否帝曰然是兒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決僱讓胤胤類如此僱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初僱侍宴全忠胤臨陛言事坐者皆去席僱不動曰待宴無輒立全忠怒僱薄己胤亦與僱貳會逐王溥陸辰帝以王贊趙崇爲相胤執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贊崇皆僱所薦全忠見帝斥僱非帝數顧胤胤不爲解乃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貶崇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僱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兄儀字羽光亦以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僱貶之明年帝宴文思秘場全忠入百官坐廊下全忠怒貶儀棣州司馬

列傳

唐

周寶 王處存 鄧處訥 陳儒 劉巨容 馮行讓 趙德謹 臣職 楊晟 顧彥朗 臣職 王重榮 諸

葛爽 李罕之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待選為魯城令安祿山反率縣人拒戰死之祖光濟為平盧牙將每戰得攻魯城者必手屠之歷左贊善大夫從李洧以徐州歸天子父懷義檢校工部尚書天德西域防禦使寶隨千牛備身為懷義軍部將會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駢皆隸右神策軍恩良原鎮使以善擊毬俱補軍將駢以兄事實疆殺未嘗誦於人官不進自請以逃見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逃喪一日進檢校工部尚書涇原節度使務耕聚糧黃巢據宣歙從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羣盜盤結柳超據常熟王敦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守登杭州兵威壓鎮分八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之於瀋郡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凌文舉主之中和二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以京師陷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以子瑛統之瑛不能取軍部伍橫肆寶亦稍感聲色不恤事以增楊茂實為蘇州刺史重敏人不聊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郭汭汗垣牖去詔以王蘊代載載留潤州初鎮海將張郁以擊越事實光啟初賊劉勗山寶遣都領兵三百戍海上都醉而叛王蘊謂州兵還休不設備都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將拓拔從討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

定之都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劉革迎降眾稍集寶遣將丁從寶攻之都走海陵從寶遂據常州董昌徙義勝軍節度使寶承制擢杭州都將錢鏐領州事是時右散騎常侍沈誥使至江南貢田令孜勢震暴州縣嗣襄王下令搜令孜黨寶收詰及趙載殺之高駢領鹽鐵辟寶子佶為文使寶亦表駢從子在幕府駢為都統寶不禮寶寶銜之帝在蜀淮南絕真賦謾言道浙西為寶剽阻帝知其誣不直駢自是顯跡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曰高氏欲圖公地寶未信駢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答曰平時且不聞境上會況上蒙慶宗廟焚辱寧高會時耶我非李康不能為人作功勳欺朝廷也駢遣人切讓寶亦諾絕之會都將劉浩刁顯與度支催勸使太子左庶子薛朗叛寶方寢外兵格鬪火照城中寶驚出諭曰為吾用則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我鎮何往不適乃至青陽門出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鏐田偕皆死浩奏朗領府事寶至奔牛埭駢饋以葶粉諷其且亡也寶抵于地曰公有昌用之難方作無誦我即奔常州依丁從寶召後樓都無至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朗稜子建徵從寶寶聲言迎寶當州從實奔海陵鏐具藥鞭迎寶合樟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為舉師鏐所囚寶死年七十四贈太保鏐以杜稜守常州文德元年拔潤州劉勗亡不知所執朗剖其心祭寶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家勝業里為天下高貴父宗以軍吏累除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處存領興元節度使處存自右軍鎮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定州制置使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存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問道至山南衛乘輿外約王重榮連盟進屯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宏夫亦屯渭北詔處存檢校尚書右僕射督戰俄拜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統善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曉譬迎勸卒共平京師王鐸差異後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為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為第一選檢校司空復出兵三千屬大將

張公處會軍捕秦山滅之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谷致討王重榮徒處存節度河中上書重榮有大功不可改易不納趣上道軍次晉州刺史冀君武閉門不內而重榮拒詔處存臨事有大將風幽鎮兵悍馬疆其地勢也而身定介其間侵軼歲至及李匡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驅鄰內撫民有恩楊穆太原以自助歲時講兵與諸鎮抗無能侵軼者累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師諡曰忠肅三軍述河朔舊事推子部由副使爲留後昭宗從之累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進太保光化三年朱全忠使張存敬攻幽州以瓦橋濼遼道祁溝關節界杖處直兵擾其尾令騎將甄瓌章次義豐而存敬游奕驕已至且戰且引十餘里執瓌章而兵叔察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圍邢州屠之斬刺史楊約休兵十日處直沙河存敬軍河北挑戰處直不出涉河乃戰處直大敗存敬遂圍定州節帥親吏梁汶移書存敬請盟而外郭陷節以其族奔太原克用表爲檢校太尉卒處直事具五代史

按節志列傳於其人其事兼兩朝而兩史並見者皆謂其勤其事多諱而殆及五代者則存傳而兩朝載史以之其事助於唐書未與兩朝兩史互見者甚夥今逐一觀者則存五代傳其所未備仍探傳以爲據起所實人不顧其而事特詳謹重例於此

鄧處訥字冲體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頊防秋安南中和元年還潭州遂觀察使李裕召諸州戍校徇曰天下未定與君等安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衆稱善乃推頊爲留後請諸朝僞宗方在蜀遣使撫慰當是時撫州刺史鍾傳據洪州議者欲二盜相噬即復置鎮南軍擢頊節度使使頊不受命更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以處訥爲邵州刺史朗州武陵人雷滿者本漁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高駢擢滿爲裨將將鎮蠻軍從駢淮南逃歸與里人區景思獵大澤中噉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長自號團軍推滿爲帥景思爲司馬襲殺刺史崔彥詔授朗州兵馬留後處略江陵焚唐屠劫居人俄進武貞軍節度使先是歐溪人周岳與滿狎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

因獄宰肉不平而鬪欲殺滿不克見滿已據州悉衆趨衡州遂刺史徐顯誥授衡州刺史

按五代史雷滿傳周岳推滿與此吳考處訥結滿以殺岳俱爲岳既死疆大且治人有恩哀願窮率兵納之岳羸軍誘戰項墮伏中大敗淮岳欲殺滿報復不應同起此得其實

西將黃皓殺項岳亂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處訥曠甲訓兵積八年結滿爲援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建鋒馬殷兵至攻澧陵處訥遣邵州豪傑蔣鄒繼率兵三千斷龍回關設勸下之其下長建鋒虐夜棄甲走建鋒至闕曰此天意也盡用邵旗鑼潭州守者以爲助軍紮之處訥方宴執而殺之項字公謹滿字乘仁岳字峻昭滿不修飭每宴使客抵寶器潭中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沒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累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

按五代史不紀彥威如欲是 聞荆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焚樓船殘墟落數千里無人迹弟彥恭結忠義節度趙匡凝以

逐彥威據江陵匡凝弟匡明擊之還走朗州後爲馬殷所攻奔淮南卒

陳儒江陵人世爲牙右職廣明元年以鄒紹業爲荆南節度使時朗州刺史段彥謩方據荆南紹業懼之踰半歲乃至召遣以彥謩代彥謩與監軍朱敬政不平謀殺之敬政覺先率兵入其府彥謩方寢疑城奔親軍壘不得入見帝遣中人似先元錫王魯琪慰撫密戒曰若敬政可誅誅之敬政盛兵出迎元錫等不取發而還復詔鄒紹業爲節度使逗遛不進敬政召儒領府事明年遷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進檢校右僕射敬政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暴甚儒不能制會紹業將甲屠孫拔京師歸儒告以忠勇掙治孫請除之大將程君從闕之率衆奔澧州蔡道斬百餘人軍乃潰已而孫復顯軍雷滿三以兵薄城儒厚陳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瓌韓師德據復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其擊滿師德兵上峽大略去瓌引兵入逐儒儒將奔行在既又刻

還囚之環滑州人暴勇而殘荆故將夷幾盡時以楊玄誨代散改監軍召敬攻還成都懷帝治前罪積疾自解
敬攻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賄每曝衣統繡不可計環見心動遣卒賊之刺其腹死秦宗言來寇馬步使趙匡欲奉
儒出環覺之殺匡而絕儒食死環固壘二歲樵蘇皆盡米斗錢四十千疫死者爭啗其尸軍中甲鼓無遺宗言不
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趙德諱攻之環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解其圍明年德諱又至城
遂陷環死人無識者併尸于井復州長史陳璠斷環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

劉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勵勳之反自拔歸授桶鎮遏使射死浙西叛將王郢拜明州刺史徙楚州團練使黃
巢亂江淮授斬黃招討副使徙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荊南俄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擢粟屯團
林巨容守荆門關與賊戰巨容僞北巢追之伏與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巢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停八以功
遷檢校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卽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
地故巢復熾通按通鑑詳覽 御批巨容嘗圖外之寄賊方敢實者合可與正當悉窮窮追以請伏罪乃惡計
不可勝謀然所以致此者豈非宗之二能振飾七罪也 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兵討之授南面行營招討使累
日勝而尙專執戮其後復非宗賊之不能振飾七罪也 統舟師渡江開雷而進返致賊氣復熾江東二人之罪固

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司空封彭城縣侯巨容明史治傳宗在蜀公卿多因巨容護赴行在山
南西道節度使鹿弘爲禁軍所逐引麾下東出襄鄧秦宗權遣趙德諱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
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黃金高駢客之爲呂用之所讒亡奔襄漢駢遣吏捕得生見巨容自言其術巨容留不遣
田令孜之弟道襄州巨容出金夸之及在蜀醫生使術不得傳令孜恨之龍紀元年殺巨容夷其宗生并死
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以謀勇稱爲州校中和初鄉豪孫喜聚眾數千人謀攻城行襲伏士江陵單舟

欽定綱通志 卷二百一十四 列傳 三

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顧將軍兵多必剽掠若留襄江北以輕騎進我爲鄉導賊可下喜信之既度江吏出
迎伏興行襲擊喜斬之眾皆潰行襲乘勝逐刺史呂錕據均州巨容因表爲刺史帝在蜀均之右有長山當襄漢
貢道劇賊據險劫獻物行襲平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兵檢谷口以通秦蜀鳳翔李茂貞養
子繼臻據金州行襲攻拔之昭宗卽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將襄州道金商行襲逆戰破
之以金州爲戎昭軍擢行襲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遣中人二十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方附全忠盡
殺之收詔書送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思縮攻行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以行全爲
子更名宗朗授觀察使以渠巴開三州隸之宗朗不能守焚郛邑去全忠以行襲不足德建遣別將屯金州行襲
議徙戎昭軍於均州以金房爲隸全忠以金人不樂行襲以馮恭領州罷防禦使而廢戎昭軍行襲事梁官至司
空封授樂郡王卒贈太傅諡曰忠敬從五代 史補載

趙德諱蔡州人從秦宗權爲右將以討黃巢功授申州刺史光啟初與秦誥鹿晏弘合兵攻襄州節度使劉巨容
奔成都宗權僞德諱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進攻荆南留裨將王建肇守之明年歸州刺史郭禹來討建肇納之奔
黔州德諱失荆南又度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忠全忠方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卽表以自副加忠義軍節度使
宗權平加中書令封淮安郡王卒子匡凝嗣
匡凝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宗卽授節度使以威惠聞累遷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全忠
之敗清口匡凝與秦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會方城鎮遏使度軫奔全忠發其
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叔聚攻唐州刺史趙匡璠降進圍隋州執刺史趙匡璠斬首五千級拔鄧州執刺史國湘

子瑤尤信彥暉以所佩劍斃疥癩貧佩之使侍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齋疥癩貧公曰諾
及圍急瑤請衆親飲得同死彥暉顧王琛曰非我舊可求生指頰垣令逸彥暉手殺妻子乃自刎宗族諸
將皆死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太和末爲河中騎將從石雄破回鶻終驪州刺史重榮以父任爲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
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伺察兩軍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訴於中尉楊元寔元寔怒執重榮讓之具言其狀元寔
歎曰非爾明辨由知之更擢府右署稍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略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賊然內
懼重榮表以自副地邇賊調取橫數使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不堪命重榮脇說都曰我所詭謀奸難以外
援未至今賊責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
至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寶湊問遣其軍
重榮率官屬奉迎湊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
首謀者我也尙誰索目湊吏趣具騎滿卽奔還重榮遂留後賊使健將宋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鞏率衆自華陰
合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之溫所遣賊軍也 途經重榮始河州擊賊賊守皆有可慮何至壓節賊
彰其所請欲盡卽拜檢校工部尙書爲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俾賊將
李詳於華州賊使尙讓來攻而宋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東陽掠河漕重榮遷兵三萬攻
溫溫懼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巢喪二州
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山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

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 五

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遣使與李克用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
遂平巢復京師以功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郡王累加檢校太傅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驪池之
饒建請二池領屬鐵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於有司斥所餘以贖軍天子遣使諭旨不聽令孜徙
重榮充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郊寧來致進計壁沙
苑重榮遣克用書給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賊上也因示僞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
信之請討全忠及帝政數詔和辭克用合河中兵戰沙苑致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
天子走鳳翔俄嗣襄王煜僭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神策軍與克用善遣諷諫大夫
劉景望齋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卽獻縑十萬願討政自贖重榮遂斬熈長安復平然性悍酷嘗辱部將常行儒
行儒怨之光啟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推立重盈重盈前已爲汾州刺史黃巢度淮擢陝虢觀
察使重榮據河中三選檢校尙書右僕射卽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代重榮留長子子珣峽就節度事
入殺行儒軍復安昭宗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瑯琊郡王父子兄弟相繼帥守而從子蘊亦爲忠武節度使乾寧
二年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繼重榮故推爲留後珣與弟絳州刺史瑤河中言珂本家者頭請選大
臣鎮河中又與朱全忠書言之珂急乃請婚於克用克用薦之天子許嗣鎮然猶以崔胤爲河中節度使珣復構
珂於王行瑜李茂貞行瑜等約韓建共薦珣詔已授珂重榮有大功不可廢行瑜怒使其弟行約攻珂克用遣李
嗣昭援之敗珣於猗氏三鎮帝之却其請也連兵犯京師謀廢帝誅執政而立吉王固請授珣河中克用聞之
怒以師討三鎮瑤珣引兵去克用拔絳州斬瑤而屯渭北敗行約於朝邑行約走京師與弟行實謀挾帝幸邠茂

貞養子繼願欲以帝幸鳳翔兩軍合謀京師大亂帝出幸石門詔克用珂以兵趨新平又詔涇州張鐔克用軍以扼賊陽茂貞斬繼願傳首以謝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爲鄆靈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珂爲糧料使帝既還加珂檢校司空爲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河中因攻珙珙戰數北珙任威虜殺給事中王祝等十餘人人有罪輒劾斷以暹祝故常州刺史避難江湖帝聞圖饒以給事中召遣出陝珙謂且柄任厚禮之祝鄙其武暴不降意旣憂感列珍器音樂珙請於祝曰僕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三請祝不答珙勃然曰天子召公公不可留此遂罷遣吏就道殺之族其家投諸河以溺死帝不能諒光化二年爲都將李璠所殺贈太師詔陝州寃死者司弔祭存問其家始全忠擘楊行密不能克諷荆襄青徐諸道請己爲都統以討行密帝依違未報而珂與太原鎮定諸道亦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擘是兩罷之全忠擘珂不忘帝爲劉季述所廢珂憤見言色屢陳討賊謀旣反正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克用方疆不敢加兵及王鎔帥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乃謂其將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存敬以兵數萬渡河由含山襲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皆降以何緡戍之進攻珂全忠率師繼進珂乞師太原爲緡所進不能進珂急使妻遣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俘乞食大梁矣克用答曰道且斷往救必俱亡不如歸朝廷珂窮遣使告李茂貞曰帝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而朱公不顧約以攻敵邑敵亡則邪岐非君所保天子神器斂手付人矣宜與華州韓公勳精銳固潼關以張兵勢僕不武公其惠我西偏地以爲捍守請公自有之關西安危國祚長短繫公此舉也茂貞不答珂益盛會橋毀潛具舟將遁夜諭守兵無肯爲用者牙將劉訓叩寢珂疑有變叱之訓請斷臂自明珂出問計答曰若夜出人將爭舟一夫鴟張禍繫其手且日以清論軍中宜有樂從者可則濟否則召諸將行成以緩敵徐圖

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七十四 列傳

舉珂室徙於汴後令入覲遣人賊之於華州自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請葛爽青州博昌人爲縣佐伯令管管之乃亡命龐勛反入盜中爲小校勛勢盛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湯蒙自歸爽遷汝州防禦使李琢討沙陞於雲州表爲北面招討副使徙夏綬銀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黃巢犯京師詔率代北行營兵入衛次同州降賊僞署河陽節度使間道奏表自明詔拜節度使累授京師東南面招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溫爲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假旗設伏以待爽解甲就舍伏發悉棄鎧馬奔還至修武爲魏博韓簡擊敗之不敢入簡留將趙文珩成河陽自攻鄆時中和二年也河陽人誘爽自金商馳復入之厚禮文珩及戍人還之魏於是爽攻新鄉簡自鄆來戰獲嘉西簡陰窺簡中其下不悅裨將樂彥禎聞家之隙引其軍先還故簡兵八萬自潰相藉濁清水至不流明年詔爽爲東南面招討使伐秦宗權爽雖興庸所善吏治累擢檢校司空光啟二年卒其將劉經與澤州刺史張言共立爽子仲方爲留後爲蔡賊孫儒所攻奔於汴儒取孟州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爲浮屠行乞市第日無所得抵鉢襪祇云聚衆攻剽五臺下先是蒲絳民壁摩雲山避亂羣賊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徑拔之衆號李摩雲隨黃巢渡江降于高駢駢表光州事爲秦宗權所迫

奔項城收餘衆依諸葛爽署懷州刺史爽伐宗權即表以自副屯睢陽無功又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使捍蔡李克用脫上源遣罕之迎謁厚相結罕之因府爲屯會孫儒來攻走保匯池東都陷儒焚宮闕剽居民去爽遣將收東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將劉經張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與郭璆有隙擅殺璆軍中不悅經圍衆怒襲其壁罕之退保瓌壕經追擊反爲所敗乘勝入屯洛陽苑中經戰不勝還河陽罕之屯鞏將度汜經道張言拒河上反與罕之合攻經不克屯懷州孫儒逐仲方取河陽自稱節度使俄而宗權敗棄河陽走罕之言進收其衆句援河東克用遣安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詔與屬籍又表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皆五代史罕之與郭璆之與郭璆此互與罕之與言甚篤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裨部卒日剽人以食言善積衆勸民力耕儲廩稍集罕之仰以給求之無涯言不能厭罕之拘河南官吏管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爲罕之邀劫文德元年罕之悉兵攻晉州言夜襲河陽俘罕之家罕之窮奔河東克用復表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罕之數出抄懷孟晉絳無休歲人匿保山谷出爲樵汲者罕之俘斬略盡數百里無舍煙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罕之恃功多嘗私克用愛將蓋寓求一鎮寓爲請克用不許曰鷹鷂飽則去矣我懼其翻覆也光化初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夜襲潞之自稱留後報克用曰志勤死懼他盜至不俟命輒屯于潞克用遣李嗣昭先擊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刺史守將送款于汴全忠表罕之昭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與嗣昭戰舍口嗣昭不利葛從周取澤州嗣昭又攻罕之罕之暴得病不能事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卒于行年五十八

欽定續通志

卷二百七十四

列傳一

七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四終

王敬武師範

徐約

孟方立 時溥 朱宣 孫儒 高仁厚 趙繼勳 成訥 杜洪 鍾傳 劉漢宏 張雄

王敬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為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中盜發齊棣間遣敬武擊定還逐師儒自為留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趣其兵西京師平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龍紀元年卒

子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昭宗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宏攻之宏與蟾連和師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死填墓宏少之不為備師範伏兵迎於路部將劉勣斬宏遂攻棣州蟾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安潛不敢入師範喜儒學謹孝於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毋妻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解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座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蓋按通鑑師範嘗以曲謹活名師許其誰敢全忠已并鄆州遣兵攻師範師範下之會全忠圍鳳翔昭宗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

全忠命楊行密部將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為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為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七十五列傳

盟遣將張厚李彥威以甲粟二百與給為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與闖人覺聚攬甲謀殺全忠守將婁敬思是時崔允方在華閉門拒戰執厚劉鄩兗州入之師範亦潛兵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日並發全忠使宦子友靈率軍東討師範擊斬其首全忠怒悉軍二十萬倍道至又敗退屯臨淄留楊師厚攻之師厚敗師範兵於臨胸執諸將又獲其弟師克遂傳其城師範眾尚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蓋按通鑑師範嘗以曲謹活名師許其誰敢師範

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予懼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孟方立邢州人始為澤州天并戎將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為裨將成鄆所殺遺澤州方立率兵攻鄆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洛磁為鎮治邢為府執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軍事欲遂為帥僖宗用舊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微度朝廷未能制乃因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徙治龍岡會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諤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質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為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為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洛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為昭義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界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方立倚

情通者。存實代書。存實。其與徐無。徐。用。且。曹。張。諸。人。惟。張。福。書。有。傳。於。天。平。興。新。紀。而。徐。則。新。書。書。俱。無。本。傳。舊。紀。亦。無。祖。君。爵。以下。諸。事。無。從。考。證。姑。仍。其。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有。衆。三。萬。弟。瑋。勇。冠。三。軍。陰。有。爭。天。之。志。要。之。虞。所。屬。新。書。之。失。此。其。最。著。明。者。也。

下。心。瑾。得。兗。州。兄。弟。雄。張。山。東。時。秦。宗。權。悉。兵。攻。朱。全。忠。使。秦。賢。列。三。十。六。壁。自。將。督。戰。全。忠。大。恐。求。救。於。宣。宣。與。璠。身。往。擊。宗。權。宗。權。敗。走。全。忠。厚。德。宣。兄。事。之。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晉。勃。兵。地。欲。造。怨。乃。圖。之。即。聲。言。宣。納。汴。亡。卒。移。書。誣。讓。宣。以。新。有。恩。於。全。忠。答。檄。志。望。之。由。是。顯。結。隙。使。朱。珍。先。攻。取。曹。州。宣。救。曹。不。克。奔。還。范。沱。圍。濮。州。宣。使。弟。寧。救。濮。全。忠。自。將。擊。寧。斬。之。拔。濮。州。朱。裕。奔。歸。鄆。郭。珍。薄。鄆。挑。戰。宣。不。出。裕。爲。書。給。降。導。珍。入。縣。門。殺。死。士。數。千。繼。置。石。擊。未。入。者。殺。裨。將。百。餘。人。復。取。曹。以。郭。詞。爲。刺。史。大。將。郭。錫。斬。詞。奔。全。忠。景。福。初。復。伐。宣。令。從。子。友。裕。馳。壯。騎。諜。郭。虛。實。身。將。而。北。會。宣。引。還。縱。兵。戰。全。忠。南。走。幾。不。脫。乃。謀。持。久。取。宣。歲。一。再。暴。留。濮。州。全。忠。令。友。裕。馳。壯。騎。諜。郭。虛。實。身。將。而。北。會。宣。引。還。縱。兵。戰。全。忠。南。走。幾。不。脫。乃。謀。持。久。取。宣。歲。一。再。暴。其。鄙。奪。之。倉。俘。其。工。織。廩。有。存。者。宣。令。賀。瓌。守。濮。州。爲。友。裕。所。攻。委。城。走。龐。師。古。既。拔。徐。州。全。忠。即。遣。攻。齊。州。宣。瑋。皆。戍。以。兵。久。不。下。乾。寧。元。年。全。忠。身。往。薄。清。河。結。壘。宣。瑋。三。分。其。兵。出。擊。之。全。忠。迎。戰。東。阿。南。風。急。汗。軍。居。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縱。火。焚。其。旁。燔。薰。漲。天。宣。瑋。大。北。是。夏。全。忠。壁。曹。州。南。宣。薄。戰。禽。其。將。三。人。全。忠。還。明。年。使。朱。友。恭。擊。兗。州。瑋。堅。壁。守。宣。饑。瑋。友。恭。奪。其。糧。全。忠。自。單。軍。父。會。宣。求。救。於。李。克。用。友。恭。退。壁。曹。南。數。月。全。忠。自。伐。宣。敗。克。用。將。李。承。嗣。等。乃。還。宣。追。之。大。鈔。曹。州。其。秋。全。忠。復。攻。鄆。壁。梁。山。宣。克。用。挑。戰。全。忠。設。伏。破。之。斬。首。數。千。級。引。而。南。克。用。躡。全。忠。後。至。柏。和。大。寒。全。忠。車。多。死。三。年。克。用。使。其。將。李。瑋。以。兵。屯。莘。授。宣。爲。羅。宏。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因。遣。龐。師。古。伐。宣。宣。逆。戰。敗。於。馬。頰。河。師。古。追。西。門。兵。不。出。全。忠。之。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宣。

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

才將皆盡益內沮度不能與全忠確則固守增堞深溝爲不可逼明年萬從周密造舟於整師人踰而升宣出奔爲民所縛追至執以獻全忠斬之而納其妻瑋事具五代史

孫儒河南南人以極下橫里甲隸忠武軍爲裨校與劉建鋒善黃巢亂以兵屬秦宗權爲都將光啟初宗權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宮闈屠人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與戰洛水爽敗儒亦東圍鄭州朱全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夜登城刺史李璠走進拔河橋遂取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陰陰掠汴鄆全忠卻屯汴城東南列僞旗鼓疑之儒乃還會全忠與宗權戰宗權敗走備聞殺邑人汴戶於河焚井邑乃去楊行密得揚州宗權使弟宗衡爭淮南以儒爲副建鋒爲前鋒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戰萬里賞罰餘已奈何居人下生不能富貴死得廟食乎未幾汴兵攻蔡宗權召之儒稱疾不往宗衡督之即大會帳下酒酣斬宗衡并其衆與建鋒許德勳等監有騎七千因略定揚州不淹旬兵數萬號土團白條軍文德元年破揚州自爲淮南節度使與時溥連和全忠嘗以書招儒故又納款於汴且送宗衡秦彥彥師首首全忠藉以開昭宗授備檢校司空全忠嘗爲招討副使龍紀初悉兵攻宣州行密取淮南儒還行密走始得潤常蘇三州兵益彊使建鋒守潤常儒謀定江南乃北爭天下畏全忠攝虛乃遣人卑辭厚賄全忠薦於朝詔授淮南節度使大順元年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軍度江建鋒復拔常潤仁義走全忠遣將龐從等軍十萬奄至高郵儒悉師禦之故仁義聞取潤州劉威田頊等敗建鋒於武進取常州杭州錢鏐將沈燾自蘇州奔儒行密諸將將潤常者皆爲建鋒所逐仁義賴葉潤州走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轉戰行密諸將屯險者聞儒至皆走頊威等合兵三萬邀儒黃池儒遣馬殷擊走之儒營廣德乘勝至東溟淮人大恐行密遣臺濠屯西溟自引軍逆戰儒軍圍之數重黑雲將

李簡以學馳之後衣甲失諸軍驚動不顧賊賊已無異軍以行密乃免備通圍宣州會稽潑暴潰廣德黃池諸

壁皆沒備分兵取和除二州其秋儒焚揚州引而西傳檄達近城五十萬所過燒廬舍殺老弱以給軍行密懼將遁去戴規曰儒軍數敗今掃地而至決死於我若吾遣降者間至揚州撫慰衣食使儒軍聞其家尚完人人志歸不戰可禽也行密乃遣親將入揚州取儒營糧數十萬鎰以粟飢民儒屯廣德陶雅以騎軍破儒前鋒屯嚴公臺十二月顏威與儒戰皆大敗儒連屯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潤州扼其歸路景福元年儒復圍宣州屯陵陽行密戰不利謀出奔劉威方繫獄且死行密窮更召問計曰儒焚倉積壘以來糧盡將為我禽可勁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亦請據險邀儒糧行密乃分兵攻廣德壁以絕饋道軍大疫儒病甚股弁不能與顏執儒行密謂將皆降儒就乃晨出率仁義領青城戰破五十壁會壽海且其儒軍大敗儒病甚股弁不能與顏執儒行密謂將皆降儒就刑於市見劉威曰中君之謀儒嘗引鑑播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傳首闕下建鋒股哭之相語曰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土當廟以報德及股據湖南表儒贈司徒樂安郡王立廟以祀

高仁厚亡其里系初事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為營使黃巢陷京師天子出居成都敬瑄遣黃頭軍部將李鋌聲威以兵萬五千戍興平數敗巢軍賊號蜀兵為鷓兒每戰輒飛毋與鷓兒鬪敬瑄喜其兵可用益選卒二千使仁厚將而東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帶臂持挺鬪閭里號閹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竇藩治京兆至殺數十人稍稍憚戢巢入京師人多避難皆難閹子掠之吏不能制仁厚素知狀下約入邑閻縱擊軍入閹子聚觀嗾侮於是殺數千人坊門反閉欲亡不得皆死閹里乃安會邛州賊阡能眾數萬略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遣使督兵四討屯永安獲阡能謀者自言爰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七十九

母妻子囚於賊約不得軍虛言且死仁厚哀之曰為我報賊明日我且戰能釋甲誓肯曰歸順肯得復農矣縱謀去命諸將毀棚鼓而前賊渠羅澤擊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眾皆真降澤擊詐窮而逸更執之降眾誓肯得免則告諸壁大軍至賊帥向胡僧大驚怖之莫能禁眾執以降韓求赴水死賊帥羅天子棄寨奔阡能仁厚引兵逼之窺呼讓爭出救阡能擊羅天子首迎降其賊能乃賊酋也見上文條條不錄餘棚皆下仁厚還天子御樓勞軍授仁厚檢校尚書左僕射眉州刺史敬瑄與仁厚謀曰秀昇未實質輸糧奪百官之奉民不鹽食公能破賊當以京川待公仁厚許之詔拜行軍司馬仁厚聞賊儲械子女皆在屯乃以銳兵瀕江伐木積水礮舟道員岸而陳使游軍逼賊久不戰則夜以千卒持短刀彌弩直薄營火而謀之秀昇率舟兵救火仁厚遣人沒水擊舟皆沈家柁多潰秀昇斬潰兵欲奪止之家怒執秀昇以降權軍送行在斬於市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初隸神策軍累遷檢校司空中書門下平章事聞敬瑄以仁厚代己有望言敬瑄諷帝召師立以本官兼尚書右僕射師立益怒移檄言敬瑄十罪殺監軍田繪屯涪城遣兵攻涪州不克又劾劍州刺史姚卓文共攻成都假卓文指揮應接使卓文不應詔削師立官爵敬瑄即表仁厚為東川節度留後楊茂言為行軍副使楊棠為諸軍都虞候率兵二萬討之師立遣大將張士安鄭君雄守鹿頭關仁厚次漢州前軍戰德陽師立嬰城固旬夜出兵援北柵仁厚設兩翼而伏拔柵門列炬賊不敢進伏發擊走之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徇師立十戰皆北仁厚約城中斬首懸者賞君雄呼於軍曰天子所討反者耳吾等何與乃與士安諱而進以仁厚書示師立曰請以死謝家自沈於池死君雄悉誅其家仁厚入府縱擊囚賑貧絕詔拜劍南東川節度使光啟二年遂據梓州絕敬瑄君雄時為遂州刺史亦陷漢州攻成都敬瑄使部將李順之逆

君雄死又發維茂州羌軍擊仁厚斬之乾寧中皆追贈司徒

趙陳州宛邱人世為忠武軍牙將變嘗警健兒時好為營陣行列號令指顧舉兒無敵亂父叔文見之曰是當大吾門稍長高書學擊劍射會昌中從伐潞州收天井關又從征繼忠武軍功多遷天棧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變為刺史表授之既而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疏塹實倉庫時變薪為守計民有背者悉內之縶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擊禽之僖宗嘉其功累遷檢校司空開柙死驚且怒悉軍據潞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繚長壕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擊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眾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為賊乎吾家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異議者斬眾聽命引銳士出戰屢破賊眾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於州左僭象宮闕引百官曹署儲糧為持久計宗權輸糧仗軍須賊益張舉小大數百戰勝負相嘗故人心固乃問道乞師於朱全忠未幾汴軍至壁西北陳人思奮擊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中和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巢雖敗宗權始熾略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州唯陳賴變獨完以功檢校司徒加秦靈浙西兩節度皆在陳并領之龍紀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使仍治州流亡踵還與弟昶至友爰後將老悉以軍事付之乃卒贈太尉擊悉忠力以孤城抗賊巢卒敗亡然附全忠亦賴其力後振故委輪調發助全忠常先他鎮云昶字大東神采軒異內沈厚破孟楷功多巢之圍昶夜揪師疲而寢如有神相之者黎曙決戰士爭奮死鬪禽賊酋數人斬級千餘變領秦靈以昶為州刺史檢校尚書右僕射當時方鎮言忠壯更治皆推變和變之老乃授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留陳進檢校司徒勸農桑於人有恩惠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寧二年卒年五十三贈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七十五列傳五

太尉

羅子珣五代史字石節雄毅喜書善騎射巢之難激勵麾下約皆死以先家邇賊畏見殘即夜縋死士取柩以

入庫有巨弩機牙壞不能張珣以意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馬皆洞賊畏不敢逼以勞檢校尚書右僕射遙領處

州刺史昶師忠武珣遷行軍司馬昶之喪知忠武留後全忠表為節度使陳土惡堦玘瑒瑗表埔送無患三加

檢校太保光化三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侍中封天水郡公授鄧艾故蹟決濯王渠漑稻以利農一家三節

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天復初韓建帥忠武以珣知同州節度留後昭宗遣長安詔入朝賜號迎鑾功臣以

檢校太傅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從東遷歲餘以疾免卒年五十五贈侍中陳人為罷市破藩唐書此下有田頌朱

成州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為浮屠後入蔡賊中為賊帥假子更姓名為郭禹當戍江陵亡為盜保火門山

後詣荆南節度使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環因儒以禹凶慄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峽襲歸州入之自稱刺史招

亡帥士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奔禹禹以青州剽卒三百畀之使討荆南部將李權於清江擒權取其眾

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荆南節度留後始改名炳復故姓宗權餘黨常厚攻夔州炳率存夜

斬營襲厚破之遂入夔州按新唐書本武職錄建肇首事建州以許存成州捕賊不能死妻李懼使司馬

昌美守夔率存浙江略雲安按兵渝州盡下瀕江州縣時王建肇據黔州帝以建肇為武泰軍節度使炳遣將趙

武率存攻之建肇走炳乃以武為留後存為萬州刺史存不得志炳遣客伺之方贖趙炳曰存必叛自試其力矣

遣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起謀走與王建肇皆降於王建炳頗知吏治嘗錄囚悉其情繫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

傳順延壽皆行密部將事繁行密與唐無涉應附五代矣

載記應列五代楚職記而以建錄及實附見此俱從刪

支解之舉自魏其夫楚言非言於唐李亦安得為烈且其事不可為訓今謂使司馬

昌美守夔率存浙江略雲安按兵渝州盡下瀕江州縣時王建肇據黔州帝以建肇為武泰軍節度使炳遣將趙

武率存攻之建肇走炳乃以武為留後存為萬州刺史存不得志炳遣客伺之方贖趙炳曰存必叛自試其力矣

遣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起謀走與王建肇皆降於王建炳頗知吏治嘗錄囚悉其情繫江賊陰殺令其主簿疑小

傳順延壽皆行密部將事繁行密與唐無涉應附五代矣

載記應列五代楚職記而以建錄及實附見此俱從刪

吏導之助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踰月吏暴死洩開益詳於獄始治州民版無幾未再期自占者萬餘時鎮國節度使韓建亦以治顯城北韓南郭洩累進檢校太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權驥本隸鐵鉞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賀隱隱賢者也故洩所舉少過晚得妻父任之譴害諸子洩皆手殺之至絕嗣澣朗本隸荆南爲雷滿所據別爲節度洩數請之宰相徐彥若許及彥若罷道江陵洩出怨言彥若曰公專一面視桓文一賊不能取而怨朝廷乎洩大慙晚喜餌術士藥瀕死而蘇天復三年帝詔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勛救之諷洩與馬殷雷彥威犄角洩自將而行下知洩不足允行密無敢諫惟親吏楊師厚勸之洩爲巨艦堂皇悉備至公安卜不吉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何以見百姓洩乃行彥威濟師略江陵洩諸將念私無闕志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橋望洩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可取也擊洩若山敗之火其船衆大潰洩投江死天祐中金忠表洩死國事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杜洪鄂州人爲里排兒乾符末黃巢亂江南承興民皆亡爲盜刺史崔紹募民強壯者爲土團軍賊不敢侵於是人人知兵杭州刺史路審中爲董昌所拒走客黃州中和末闕紹卒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洪爲州將有功亦逐岳州刺史唐之光啟二年安陸賊周連率兵攻審中審中亡去洪乘虛入鄂自爲節度留後僞宗即拜本軍節度使是時承興民吳計據黃州略殷據承興二人皆隸土團者也軍劓甚洪雖得節制而附朱全忠絕東南賈路乾靈初自將擊討乞師淮南楊行密遣朱延壽助之洪引還延壽拔黃州俘計獻京師略殷棄承興走行密取其地洪得賂殷倚爲心腹間取承興守之全忠方圍鳳翔昭宗遣使者東出道武昌洪皆殺之行密使李神福劉存率舟師萬人討洪賂殷棄承興走縣民方詔守以待命神福已得詔大喜以承興壯縣餼餉師仰既得鄂半矣遂送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七十五

鄂州洪嬰城請救於汴全忠率兵五萬營雲邱行密禦之汴兵不利引還使別將吳章以三千兵解圍神福迎敵之時全忠方與河東軍薄戰不能救洪乃求助於馬殷殷不答洪計窮復走全忠全忠遣曹延祚合吳章兵萬三千救淮南將劉存審坎埒城殷爲洪謀曰淮兵深入仰承興以濟若奇兵取之可不戰而潰以精兵合汴人問道掩承興三十里而舍存以方詔齒齒當之汴亡卒走淮壁言軍虛實曰鄂軍懼可取開道軍不可當也璘曰殺強則弱者撓矣乃自舉開道軍敗之禽汴士三百人徇城下洪軍氣沮存使辯士臨說洪恃汴方強無降意或勸存急擊援兵則城自下存曰擊之賊入則城固矣若縱其遁城可取也俄而汴軍走是日城陷執洪及曹延祚皆斬揚州市

鍾傳洪州高安人業負販或勸爲盜必大顯時王仙芝猖狂江南大亂衆推傳爲長乃鳩夷獠依山爲窟至萬人自稱高安鎮撫使仙芝遺柳彥璋略撫州不能守傳入據之言諸朝詔即拜刺史中和二年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遂有洪州撫民危全諷聞傳之去竊州以叛使弟存昌據信州僞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鎮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爵穎川郡王又徙南平傳率兵圍撫州天火其城內讒譖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險不可乃祝曰全諷罪弑害民者火即止全諷聞謝罪聽命以子女傳子匡時傳以匡時爲袁州刺史擊馬殷又以彭玕爲吉州刺史玕健將也傳倚以爲重廣明後州縣不鄉貢惟傳歲薦士行鄉飲酒禮率官屬臨觀資以裝齋故士不遠千里走傳府傳少射獵醉過虎與鬪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然後免既責悔之戒諸子曰士處世尙智謀勿效吾暴虎也乃畫搏虎狀以示子孫凡出軍攻戰必禱佛祠積餅爲犀象高數尋晚節重敵商人至其貨去天祐三年卒匡時自立爲節度觀留後次子匡範爲江州刺史德兒立翠州附淮南因言兄結汴人

圖揚州楊渥使秦裴攻匡時圍洪州匡時城守凡三月城陷匡時歸揚州渥切責匡時頓首請死渥哀赦之彭
玕既失援厚結馬殷且觀虛實使者還曰殷將校頓睦未可圖也遂歸款珣通左氏春秋嘗募求西京石經厚賜
以金揚州人至相語曰十金易一筆百金償一篇況得士乎故士人多往依之始危全諷聞匡時立喜曰聽鎮郎
爲節度三年我自取之及渥兵盛不敢救渚謀攻渚會淮南亡將王茂章過州請曰聞公欲大舉願見諸將軍才
否全諷蒐衆十萬茂章觀之對曰揚州有土三等公衆正當其土盍更益之全諷不能答復爲楊氏所并

劉漢宏本袁州小史從大將擊王仙芝劫輜重叛去乾符末焚略江陵無宗家是都統王鐸遣將崔鏐鋒之表
爲宿州刺史漢宏恨賞薄有望言會浙東觀察使柳瑋得罪乃以漢宏代之僊宗在蜀賞輸踵驛而西帝悅寵其
軍爲義勝軍卽授節度使漢宏既有七州志侈大輒曰天下方亂刃金刀非吾尚誰哉噉隳諸廷命斫樹或曰巨
木不可伐怒曰吾能斬白蛇何畏一木中和二年遣弟漢宥率諸將攻杭州壁西陵爲董昌所敗復遣兵七萬瀕
江而屯昌使錢鏐霄濟襲破之明年漢宏屯黃嶺發洞獠同攻昌鏐出富陽擊諸營多潰去漢宏大沮悉軍十萬
列艦西陵謀襲昌禱於江有一矢墜前惡之俄與鏐遇鏐俘誠五千漢宏羸走或執之給而免明日復戰鏐斬
其弟漢容將辛約時鍾季文守明州盧約應州蔣環婺州杜雄台州朱褒温州襄兵最强故漢宏使襄治大艦習
戰以史惠施堅質韓公汶將其軍帝聞抗越擊戰遣中人焦居珣持節詔通好皆不奉詔光啟二年鏐率諸將攻
越自趨導山破公汶於曹娥埭與襄戰燒其艦進屯豐山堅質請鏐降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州鏐斬其母妻
於屯杜雄燬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漢宏曰自古豈有不亡國邪昌使斬於市叱刑者曰吾節度使非庸人
可殺我嘗夢持金殺我者必錢鏐也昌命鏐斬之

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

張雄泗州連水人與邑人馮宏鏐皆爲武靈軍備將宏鏐爲吏辱雄爲辯數并見疑於節度使時薄一人懼禍乃
合兵三百度江壁白下取蘇州據之稍稍囑會戰艦千餘兵五萬乃自號天成軍鎮海節度使固實之敗奔常州
聞高駢將徐約兵銳甚誘之使擊雄與之蘇州雄匿衆海中使別將趙暉據上元責以舟械實兵散多降暉衆數
萬雄卽以上元爲西州負其才欲治臺城爲府旌旗衣服僭王者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賈贊贊昭雄連和雄
率軍浮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革帶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糗糗于錢聞雄至問道走軍以銀二斤易斗米
遺糗糗以羞爲直雄軍富過所欲卽不戰去暉數剽江道雄擊殺之抗其家自屯上元大順初以上元爲昇州詔
授雄刺史未幾卒雄善取衆人思之爲立廟宏鏐代爲刺史宏鏐善騎射侃侃若儒者行密已得淮南宏鏐納好
然倚兵鑑完利謀取潤州遣客尙公迺進說行密不從客曰公不見聽未知勝幾樓船時行密大將田頌在
宣州陰圖宏鏐募工治艦工曰上元爲舟木遠方堅緻可勝數十歲頌曰我爲舟一用之耳不計其久取木於
境可也宏鏐介宣揚聞不自安州數有怪天復二年大風發屋巨木飛舞州人駭曰州且易主大將馮暉等勸宏
鏐悉軍南觀誓討鍾傳實襲穎行密知之遣客說止不聽頌逆擊於葛山宏鏐大敗收殘士欲入海行密懼復
振遣人迎福東塘好謂曰兵有勝負今衆尙彊乃自棄於海奈何吾府雖隘尙可以居若欲揚州我且讓公宏鏐
舉軍盡哭行密擊飛艦不持兵入其軍執宏鏐手慰勉遂以歸表爲淮南節度副使見尙公迺曰頗憶爲馮公求
潤州否何多尙邪謝曰臣爲君恨其未遂行密笑曰吾得君尙憂

徐約者曹州人自得蘇州詔授刺史錢鏐遣弟鏐攻之約驅民墨鏡其形曰願戰南都從事或曰都者國稱抗終
有國乎約後寢寢與其下哭而別入海死鏐使沈榮守蘇州約衆降州阮結結不能定鏐以成及討之盡殲其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五終

欽定續通志

卷二百七十五

列傳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五終

事鳳龍軍安祿山麾下累功至武衛將軍祿山反與張忠志為賊前驅陷河洛嘗大霖祿山拔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環甲列卒固所籍不缺一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歲餘史思明亂承嗣又為賊導及朝義敗與其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因執賊妻息降于瑒厚以金帛問瑒將士而詐疾不出場欲馳入取之承嗣列刀為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願備行間時朝廷厭亂數大赦懷恩功高覬留賊自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死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檢校太尉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義既得志即計口重斂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優秀力者萬人號牙兵自署官吏圖版稅入皆私之又求兼宰相代宗多所舍有因就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厲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為大都督府即授長史詔子華尙承樂公主冀結其心愈不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死弟囑牙將裴志清逐囑囑以衆歸承嗣帝自用李承昭為相州刺史未至承嗣誅相人反陽言救寶襲取之帝遣諭罷兵不奉詔還將盧子期取洺州楊光朝取衛州舊刺史薛雄亂不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逼使者行磁相遣劉渾從之陰使從子悅諷諸將使者勞面請承嗣為帥詔貶承嗣州刺史許一子從悅及諸子皆逐惡地命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濬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犄角進若承嗣不承命計以軍法其下霍榮國以磁降李正己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築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搗阻殺數十人乃定帝又遣御史大夫李涵督諸節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眾圍之為寶臣所逐火輜重歸於貝計益窳奏表請

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

二

委身下又使悅與盧子期將萬人攻磁州屯東山官慰使韓朝彩等固守兼訓以萬騎屯西山成德幽州各遣兵救承昭以神策射生繼進入河東疊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顧賞天子使中人勞賚供帳高會諸軍少懈而正己寶臣二軍會棗廬更相見正己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濟河屯陽武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軍自閉壁以驕賊子期分步騎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磨而進河東將劉文英辛忠臣等決戰而成德幽州兵繞出子期後於是圍解更陣高原諸將與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斬九千級執子期及將士二千三百乘勝進距磁十里承昭舉燧朝彩出銳兵鼓譟薄魏營斬首五百悅驚率餘兵夜走盡棄旗幕鎧仗五千乘成德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寶臣方攻洺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復徇降瀛州獻子期京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寶臣不為禮寶臣乃貳反攻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己又請許承嗣入朝十一年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受降許闕門還京師赦魏博所管與更始承嗣逗遛不至其秋復略滑州敗李勉兵會李靈耀以汴叛詔忠臣勉河陽馬燧合討靈耀求救於承嗣使悅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己將伊伯良死者殆半乘勝屯汴北郭與靈耀合燧忠臣逆擊破之悅遁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為如江所擒并魏將常華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請罪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再賜鐵券承嗣盜有貝博魏衛相磁洺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與師會國威中奪窮而復繼故承嗣得肆姦無忌十四年死年七十五贈太保

悅蚤孤母更嫁平盧戍卒隨轉側淄青間承嗣訪獲之年十三委以號令裁處皆意合及長黜悍諱闕冠軍中賊忍狙詐外飭行義輕財重施以釣譽之承嗣愛其才將死顧諸子勗乃命悅知節度事而諸子佐之詔悅自中軍兵馬使府左司馬擢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悅外示恭順陰濟其姦晝晚年尤寬弛悅所奏請

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稍愒恩會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聞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故悅劾奉

命因大集將士以好言激之曰等籍軍中久仰矚矚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乃出家貲給之

合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及劉晏死藩帥益懼會汴州城隘李勉增廣之傳言帝且東封按原文作東封泰山山通鑑

曹州遣人說悅同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以王侑唐書侑字則爲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璠康情

爲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潛書李納求裝節度不許悅爲請不答遂合謀叛令孤暉等表沈浮圖悅乃詐其

軍曰有詔關軍之老疾疲弱者由是舉軍咨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遣

孟希祐以兵五千助惟岳別遣康愔以兵八千攻邢州刺史李洪守不守邢州者唐書孟希祐字洪守不守邢州者唐書孟希祐字洪守不

五千壁廬曠絕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數萬繼進又使朝光攻臨洛將張伍固守倉且盡乃飾愛女示衆曰庫廩

竭矣願以此女代贖士感泣請死戰大破悅軍詔河東馬燧河陽李元與昭義軍救伍三節度次狗明二山間未

進倖急以紙爲風鳶高百餘丈過悅營上悅使善射者射之不能及燧營諷之得書言三日不解臨洛且爲

悅倉燧乃自壺關鼓而東破盧戰戰雙禽賊大將盧子昌而殺朝光悅遁保洹水於是曹俊爲貝州刺史乃承

嗣舊將果而謀悅召問計對曰兵法十則攻今公以逆干順勢不敵也宜留兵萬人屯囑口以遏西師則舉河北

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臨洛糧竭卒老不見其可悅所服屨屨孟希祐等皆營短之悅不聽其言燧等距悅軍

三十里築壘相望悅與納合兵三萬陣洹水燧引神策將李晟夾攻悅大敗引壯騎數十夜奔魏李長春拒關

以須官軍而三帥頓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曰悅藉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七十六列傳

此不敢圖全然悅久稽天誅者特以潛書恆冀子弟不得承襲既弗能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緣老母不

能自到願公等斬我首取富貴無庸俱死乃自投于地衆抱持之曰今士馬尚可一戰脫不瀆死生以之悅收淚

曰諸公不以悅喪敗誓同存亡縱身先地下敢忘厚意乃斷髮爲誓將士亦斷髮約爲兄弟率富民家財及府庫

所有大行賜與李再春及其子瑤以博州悅從兄昂以洛州皆降悅悅族其家悅自視兵耗糧不知所出復召曹

俊謀爲整軍完壘以振士氣羣心復堅後十餘日燧始進薄城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守

之天子授武俊恆州刺史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黃滔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一將可問乃問道使

王侑許士則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日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感故王大夫能得道首詔得惟岳地者隸之

今乃以深州與康日知是朝廷不信於公也且上將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晏等皆旋踵破滅殺梁

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今日破魏明日取燕趙如牽轅下馬耳魏博全則燕趙安鄙州尙書必以死報德

且合從連衝救災卹患不朽之業也尙書願上貝州以廣湯沐使侑等奉薄篋孔目司徒朝至魏則夕入貝惟熟

計之滔素欲得貝即大喜使侑先還告侑期先是詔武俊出恆冀粟二千萬賜治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燧軍

武俊懼悅破將起帥北伐不肯歸粟馬滔因使王郢說武俊曰天子以君善戰天下無前故分粟馬以弱君軍今

若舉魏博則王師北向漳滏勢危誠能連營南解田悅於倒懸大夫之利也豈特粟不出窘馬不離廐又有排

危之義聲大夫親斷逆首血巖衣袖日知不出趙城何功於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爲大夫恥可徒

不欲以深州與康日知願以與大夫按原文無此二句下文得武俊既得深亦喜即日使使報滔於是滔率兵二

萬屯密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恃救至使康督兵與王師戰魏河上大敗遁走悅怒閉不納滔籍死整中

者甚衆其夏涇武俊至宜其牛酒迎橋驛等營魏河西武俊涇悅河東杜持自秋迄冬燧燧辰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涿莫二州以絕幽蓟路悅重德涇欲推爲盟主而臣之涇不敢當乃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僭稱王以府爲大名府審子爲府留後以扈謁爲留守許士則司武會修司文裴抗司禮封演司刑並爲侍耶劉士素內史舍人張瑜孫光佐給事中邢曹俊孟希祐左右僕射田冕高編征西節度使蔡濟薛有倫虎牙將軍高崇節知軍前兵馬夏候禎兵馬使冕以兵數千助李納守邯明年夏涇屯河間留大將馬實以兵萬人戍魏會宋洸亂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悅饋之厚遣武俊實屬皆有贈興元元年涇自將兵欲南渡河助此使王郢見悅計事曰頃大王在重圍孤與趙刻日赴難以全魏員今秦帝已據關中孤以步騎十萬與回紇趨東都相應王能從孤濟河合勢以取大梁孤得西收鞏陝與秦兵會天下可定也則王與趙王永無南慮爲唇齒之國幸速計之悅聞已赦罪復官歸心不欲行重遠絕涇陽遣薛有倫報如約涇大喜復使舍人李瑄申固所言悅猶豫許士則諫曰冀王殺懷仙屠希彩詆兄使如京師而奪之權有恩者誅同謀者覆彼心腹渠可量哉全大王親不加泚勇不加懷仙希彩也而念恩不已拘擊匹夫義出且高大王不如僞許出迎遣州縣具牛酒至則以事自解不可顧恩取禍也悅然之先是武俊險約悅涇涇及涇涇要悅西使田秀馳說悅曰方泚未盜京師時涇爲列國且自高如得東都與泚連兵多勢張反制於豎子乎今朝廷復官赦罪乃王臣豈舍天子而北面涇此耶願大王閉壘不出武俊須昭義軍出爲王討之悅具道其謀而遣會穆報涇涇喜自河南踰員州次清河使報悅不至進屯永濟使王郢等督之悅曰始約從王今舉軍持悅曰魏比因侵掠供擬屈竭以悅日拊循猶恐搆間一日去城邑朝出夕變且何歸不然不敢背約今遣孟希祐悉兵五千助王因使其屬裴抗盧南史報命涇怒罵曰逆虜前

欽定續通志 卷二百七十六 列傳

日求救許我員州我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與同爲王教我速來而不出是賊不擊何誅乃囚抗等使馬實取數縣已而釋抗還之悅兵不敢出遂圍員州涇取武城通德棧供兵饋盡因諸縣官吏唯清陽不下涇圍之實拔清平俘掠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魏會詔拜悅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陽郡王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悅阻兵凡四年狂復少謀而戰數北死者什八士卒之棄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欽門附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謀與左右踰垣入悅方醉寢甯擬刃升堂二弟諫止緒斬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三十四比明以悅命召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悅常使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刺僕射與扈謁反衆執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絕

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無間使緒主牙軍凶險多過常管助之悅儉嗇有節緒常苦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悅既死懼衆不附以其徒數百將出奔邢曹俊率追還緒乃下令軍中曰我先王子能立我者賞衆乃共推緒爲留後歸罪扈謁斬以徇復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因巢父遣使聽命天子涇聞悅死以兵五千合軍進攻魏州實瀕王莽河壁使人入魏招緒降緒新募實圍且急乃遣使以好言見涇涇許盟會穆勸緒絕涇而緒部分亦定乃乘城戰武俊抱真各修好如悅時詔卽拜緒節度使實圍魏凡三月涇敗走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降緒拜駙馬都尉緒猜忌殺兄弟姊妹凡數人兄朝仕李納爲齊州刺史或言納將入之魏以代緒緒厚賂納且召朝朝以死請不行乃送之京師過滑緒將篡取之賈執以兵援免還檢校尚書左僕射常山郡王又徙王鴈門實封五百戶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暴疾死年三十三贈司空少子季安嗣

季安字慶母微賤公主命爲己子數歲爲左衛曹參軍節度使緒死時年十五軍中推爲留後因授節度使

除獎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檢校司空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安畏主嚴頗循禮法及主薨始自恣官屬進諫皆不納會詔中尉吐突承環以神策兵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季安曰善沮軍者斬絳人譚忠者祖瑤天寶末爲內黃令死燕寇忠豪健喜兵爲幽州劉濟將諱忠事幽鎮而乃濟信今補鎮軍承宗將魏適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往年王師取劉取吳算不失一是宰相謀也今伐趙不使君臣宿將而付中臣不起天下甲而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上自爲謀以奪服臣下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不及下豈能不恥既恥且怒必在智畫仗猛將再舉涉河黎前之敗必不越魏誅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後魏是上不下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計安出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悉甲伐趙而陰遣趙書曰魏若伐趙爲賣友魏若與趙爲反君賣友反君魏不忍受執事能弛陣郭遣一城魏得持之魏捷天子此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趙不拒君則魏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軍兵會王師伐承宗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有邱絳者父時賓在與同府侯誠爭權季安怒斥爲下縣尉侯召還先坎道左既至生瘞之忍酷無忌懼大抵如此死年三十二贈太尉妻元詵女召諸將立其子懷讓最幼不能事決於私奴將士則數易置諸將軍中怒取田興爲留後興以懷讓誦第而殺士則等十餘人季安既葬乃送懷讓京師授右監門衛將軍緜第緒字雲長貞元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將軍封扶風郡公元和中拜夏竦銀節度使始開元時置宥州扼寇路久而廢竊復城之王師伐蔡縉上蒙駝牛馬助軍吐蕃寇豐州縉設伏邀其歸俘斬適當入爲左衛大將軍李聽代之聽劾縉盜沒軍糧四萬斛驅取羌人羊馬故吐蕃得乘隙貶衛王俾俄而吐蕃又攻鹽州貶房州司馬長慶初終左領軍衛將軍弟華太常少卿尙承梁新都二公主田氏自承嗣至懷讓四世凡四十九年

欽定續通志 卷二百七十六 列傳 五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爲建康人三世著魏博將憲誠始以趨敢從父軍田宏正討李師道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柵師進乘勝傳鄆堞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長慶二年田布之自殺也軍亂憲誠爲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以搖衆衆乃逼還府擅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王廷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卽以節度使授之憲誠外託王命而陰結幽鎮以自固時李兪方亂私與交通數助請旌節城頭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會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儀言慢俄聞兪窮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狗也唯知識主雖日加籩不忍離其誦猶類此進檢校司空與李全略婚太和其中子同捷反應以糧資之文宗中約使者相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憲誠使大將偵事京師作謾言自大宰相卓處厚折其詐遣去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之復遣大將丁志沼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援同捷陰誘志沼以利志沼反屯承濟兵銳甚憲誠告急詔義武李聽進討於是志沼與廷湊合兵劫貝州爲聽所敗奔廷湊滄景平憲誠不自安請納地淮檢校司徒兼侍中從河中封于乘郡公以李聽代初憲誠將以旅行懼魏軍之留聞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衛請置帥卽以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志沼而假道清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聽公去魏及聽次清河魏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爲乃稍安魏素聚兵清河聽悉悉出其甲將入魏魏軍聞之懼明日進甲而出聽按軍館陶不進衆謂憲誠實己曰給我以沽恩耶夜攻魏之并監軍史良佐推何進滔爲帥以請詔贈憲誠太尉實太和三年憲誠起凡七年死

何進滔靈武人世爲本軍校少客魏事田宏正從討王承宗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死軍中傳呼曰得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今日公尋既追我當聽吾令家唯唯乃動前使及監軍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甲詔拜將後

俄授節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累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成五年死贈太傅諡曰子重順武宗詔河陽李執方滄州劉納論朝京師或割地自效不聽命帝新即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緒節度大使以重順副賜名客散帝討劉穰加東面招討使客散倚相唇齒無深入意詔稱其事母孝在軍久宜亟戰亦自如及王宰諭戰河攻澤州命宏敬犄角塞山東道不奉詔王元達克邢州攻上黨宏敬不得已乃出師未幾宰統陳許兵假道收磁州宏敬懼乃進戰拔平恩詔檢校尚書左僕射澤潞平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兼中書令封楚國公咸運七年死贈太師子全諱襲明年拜節度使平麗勛以功遷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喪喪請節行喪詔不許全暉年少好殺小罪鮮縱貴人人危懼後軍中相傳賊濂絹眾逐叛推韓君雄總軍事而殺全暉實咸通十一年詔贈太保自進滔至全暉凡三世四十二年懿宗更以普王爲大使擢君雄留後君雄魏州人俄進副大使三選檢校司空僖宗即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名允中死年六十一贈太尉子簡襲留後俄授節度使累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魏郡王帝在蜀天下亂簡恃強完欲拓地攻河陽及鄆語在諸葛爽朱宣傳按原文多與爽互見例簡敗於新鄉樂彥禎以一軍先還簡奔歸德發背死彥禎代之再世凡十二年

彥禎者亦魏人簡時歷博州刺史下平章事彥禎喜儒術允中乘儼李山甫皆在幕府嗣襄王熿之亂彥禎使山甫往見鎮州王鎔欲合幽邢滄諸鎮同盟拒賊鎔厚謝卒不克彥禎見王室微頗驕大城魏州八十里一月畢人欲其殘子從訓凶悖劫王鐸取其家魏人不直又聚亡命五百人號子將出臥內軍中藉藉惡之從訓懼奔近縣彥禎即以爲六州指揮使相州刺史擊兵械泉布迹接於道軍中益武彥禎常夢解佩帶履而行既寤曰神告我下將有欽定額通志卷二百七十六列傳

肯乎已而軍亂囚彥禎迫爲棄門尋殺之推大將趙文珩總留後從訓求救于朱全忠全忠爲起師次內黃從訓自相以軍三萬傅城文珩不敢出眾懼殺之更推羅宏信出戰從訓敗其餘眾壁洹水宏信遣將程公佐擊斬之實文德元年彥禎起凡七年

羅宏信字德孚魏州貴鄉人善騎射貌雄偉爲裨將主馬牧魏有巫告宏信曰白頭老人使謝君君當有是地宏信曰神欲危我耶文珩死家曰孰願王吾軍者宏信輒曰神命我矣眾環視以爲宜遂立之詔知留後再遷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豫章郡公朱全忠討黃巢餉粟三萬斛馬二百秦宗權亂復詔宏信以粟二萬斛助軍檢校工部尚書雷鄴來責粟宏信素養於牙軍擅殺鄴全忠以檄譙讓宏信不敢報大順初全忠攻太原原來假糧馬又譏屯邢洛假道相衛宏信不納全忠使丁會龐師古萬從周霍存等引萬騎渡河宏信壁於黃凡五戰皆敗乃厚幣求和全忠方圖河北欲結納宏信乃遣兵全忠攻鄆朱巨牟援於克用遣李存信救之屯莘其下使魏弼校宏信不平克用欲合鎮定兵營河曲搃魏滑路宏信馳告全忠請禁游騎絕往來久之魏人不全忠疑其自將至滑宏信來告曰魏人未動者正欲緩圖之全忠遂屯曹太原將李瑋救宣復壁宏信厭其暴而瑋溝壘自固全忠遣使謂曰晉人志并河朔師還爲公憂之宏信乃攻破瑋克用怒以兵掠魏博全忠以萬從周助宏信大破之禽其子落落宏信殺之克用使魏不已大戰白龍潭宏信敗追薄魏門而還宏信乃乞師全忠全忠遣將壁洹水救魏克用游兵剽相魏兵死十九宏信告亟全忠復遣萬從周將兵追躡拔洛州執刺史邢行恭復攻邢馬師素自拔走遂圍磁州袁奉輅自殺不五日取三州自是克用兵不出始全忠亟討克羈懼宏信威救歲時賂遺夏厚宏信每有饋答全忠引其使北面拜受兄事之宏信以爲厚已故推心爲累進檢校太師守

侍中徙隨清郡王光化元年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北平王諡曰莊肅子紹威事具五代史

按新唐書有紹威

書案縣應從其所終之代此從國

欽定續通志

卷二百七十六

列傳

七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六終

卷二百七十六終

藩鎮鎮冀

李寶臣

惟岳

王武俊

承宗

王廷湊

元造

程嗣

景崇

李寶臣字為輔本范陽人屬奚也善騎射范陽將張鎮高畜為假子其姓名忠志為盧龍府果毅常規虜陰山追騎及射六人盡獲從安祿山入朝留為射生子弟出入禁中祿山反遣歸更為祿山假子使將驍騎十八人

萬餘不敢逼又督精甲軍士門以扼井陘事安慶緒為恆州刺史九節度師圍相州忠志懼歸命肅宗即授故官封密雲郡公史思明渡河忠志復叛勸兵三萬固守賊將辛萬寶屯恆州相犄角思明死忠志不肯事朝義使裨將王武俊殺萬寶挾趙深定易五州以獻雍王東討閉土門納王師助攻冀州朝義平擢禮部尚書封趙國公

名其軍曰成德即拜節度使賜鐵券姓名遂有恆定易趙深冀六州地按舊書有後又得趙州諸考治乃田承嗣先四得之馬五千步卒五萬財用豐衍益招來亡命冠軍山東與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姻相為表裏始寶臣與正己素為承嗣所易其弟寶正承嗣婿也往依魏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駭觸維死承嗣怒囚之以告寶臣寶臣謝教不謹違杖欲使示責承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乃與正己共劾承嗣可討狀太宗欲其自相圖即詔寶臣與朱滔及太原兵攻其北正己與滑毫河陽江淮兵攻其南師會聚糧權牛饗軍寶臣厚賜土而正己頗殺軍怨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七列傳

望正己懼變即引去滔寶臣攻滄州未下擊宗城殘之承嗣弟廷珪方守貝州道高嵩嚴將兵三千戍宗城寶臣使張孝忠攻破之斬嵩嚴逸所執將四十餘人會王武俊執賊大將盧子期遂降洛瀛當是時河南諸將敗田悅於陳留正己取德州欲煩窳討承嗣懼乃甘言給正己已止屯諸軍莫敢進於是天子遣中人馬希倩勞寶臣寶臣歸以百繡使者悉抵諸道寶臣顧左右愧甚諸將已休獨武俊佩刀立屯下語之故武俊計曰趙兵有功向爾使賊平天子幅紙召置京師一匹夫耳養魏以為資上策也寶臣曰趙魏有聲何從而可對曰勢同患均轉寇

響為父子歎唾問耳朱滔屯滄州請禽送魏可取信寶臣然之先是承嗣知寶臣少長范陽心常欲得之乃勒石若識者瘞之境教望氣者云有王氣寶臣掘得之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謂寶臣與正己為二帝而陰使容說曰公與滔共攻滄州即有功利歸天子誠能赦承嗣罪請奉滄州入諸趙願取范陽以報公以騎

前驅承嗣以步卒從此萬全勢也寶臣喜得滄州又語與識會遂除交承嗣圖幽州承嗣陳兵出次以自驗寶臣諂謂滔使曰吾聞朱公貌若神願繪而觀滔即圖示之寶臣置圖射堂大會諸將熟視曰信神人也密選精卒二千夜馳三百里欲劫滔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時二軍不相虞忽聞變滔大駭戰瓦橋敗衣服得脫禽類滔者以歸承嗣承嗣知寶臣遣軍入堡使人謝寶臣曰河內方有警未暇從公石識吾歲為耳寶臣慚而還俄進封隴西

郡王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立拜司空寶臣晚節尤猜忌自顧子惟岳昏弱恐下不服即殺骨使將辛忠誠盧倣許崇俊張南容張彭老等二十餘人眾乃攜寶臣既貶吳志引妖人作讖兆為丹書靈芝朱草齋別室築壇置銀盃金匱玉犛猴曰內產甘露神酒刻玉印告其下曰天瑞自至眾莫敢辨者妖人復言當有玉印自天下

海內不戰而定寶臣大悅厚資金帛既而畏事露且誅詐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接密寶蓋于液寶臣飲已即

傳 三月六年六十四惟岳悉誅殺妖人時建中一卒也遺表請以惟岳領軍貽書執政家事歸節於朝詔置太

惟岳少爲行軍司馬恆州刺史寶臣死軍中推爲留後求襲父位帝不許以張孝忠代之田悅爲請不聽遂與悅
李正己謀拒命府小史胡震私人王他奴等專書反計府屬邵眞泣曰先公位將相恩甚厚而大夫違命殺經中
勳固誠爲魏近且與國不可遠絕請厚禮遣使其使徐國之齊遠而交流不知城使者送京師且請致討帝嘉大
忠所請宜許惟岳寤寤真作奏震與將吏不可惟岳又從之其舅谷從政以智略爲寶臣所忌恆移病至是出諫
曰今天下無事主上神武必至加兵雖大夫恩及三軍萬一不捷孰爲用命先朝相公與帥不協國家必命爲
帥可不懼乎往者田承嗣佐祿山思明亂天下千征百戰頃年爲官軍所敗仰天垂泣賴先相公保援獲存若雷
霆不收豈有生理今田悅凶狂何如承嗣况相公誅滅軍中將校其子弟存者盡無憤心因利乘便必相傾陷爲
大夫久長計莫若令惟誠知留後大夫自速入朝國家念先相公功見大夫順命何求不得今與羣逆爲危計非
保家之道也不納按舊唐書載惟岳部將郭元振尤爲勇白未幾今特爲國於是張孝忠以易州歸天子詔朱
滔與李忠合兵討蓋蘇吏士購惟岳首惟岳與岳戰東鹿大奔遂圍深州明年正月率兵萬餘使王武俊爭東鹿
田悅遣孟祐來助武俊以精兵先隔陣師卻滔積帛爲狻猊使壯士百人蒙以謀趨惟岳軍馬駭軍亂因大敗於
是深州日急悅亦嬰城矣惟岳懼召眞諷遣使詣馬燧令其弟惟簡見帝斬大將謝罪以兵屬鄭誥身朝京師孟
誥知其謀走告悅悅使屢屢來讓曰敝邑本爲君寮節豈爲叛逆耶雖見破可拒守爲後圖今君信鄭眞譏聞欲
歸罪悅以自瀆薄何竟而然不則遣祐還軍無還王師儻若能誅眞以徇請事公如初惟岳懼不能決畢羣見曰
欽定續通志 卷二百七十七 列傳

大夫與魏盟未久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動地廣裕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維持足以抗天
下夫背義不祥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逐滔滔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岳見深圍未解畏
祐還乃斬眞以謝悅明日復戰又大敗而康日知舉趙州聽命惟岳益因乃牙將常靈兵五千俾王武俊騎
八百攻日知武俊素爲惟岳忌師行謂常靈曰大夫信謬吾朝不圖靈是行勝與否吾不復入恆矣將以身託定
州張公常靈與副李獻誠曰詔斬大夫首以其官昇之觀大夫勢終必敗若倒戈還府事實易圖有如不捷張公
可歸也武俊然之惟岳便要籍官謝還至武俊壁議事武俊與謀使內應至期啟城門武俊入殺入廷中氣亢者
乃傳令曰大夫叛命今取之拒者族士不敢動武俊使率惟岳出綫之戟門下并殺鄭誥他奴等數十人傳首京
師盡赦其將士給卹中租役三年真始事寶臣文記武俊表其忠贈戶部尚書其忠曰擢冀州長史常靈後在
武俊時用事謀亂誅惟岳眞母兄惟誠尚儒術祿寶臣愛之使決軍事以惟岳正嫡固護其妻李納殺寶臣
請惟誠復故姓而在諸郡爲納營田副使四爲州刺史初惟岳誅武俊械惟簡及其母鄭送京師按新唐書惟岳奔
京師考上文惟岳死後其取而懼欲回馬延送惟簡不應飯時惟簡已
家師且下云惟岳死後其取而懼欲回馬延送惟簡不應飯時惟簡已
自相牙相今據舊唐書改帝拘於客省及出秦天惟簡將赴難謀于
鄭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嘗至京師兄死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替其行曰而能
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道更七戰得及行在拜太子諭德有功園城中帝徙山南以三十騎從夜失道馳至
藍屋西關中人語問天子所在密語曰帝在此帝流涕執其手曰爾有母乃能從朕耶對曰臣誓以死比明北方
塵起帝懼惟簡登高曰渾瑊以騎來瑊至遂決趨興元惟簡前導及帝還封武安郡王號元從功臣圖形凌煙閣
賜鐵券憲宗時爲左金吾衛大將軍長史萬國俊奪興平民田吏不敢治至是訴於惟簡即日廢國俊以地與民

出爲厲歲節度使耕牛佃具給歲增墾數十萬畝卒年五十五贈尚書右僕射子元本輕薄無行長慶末與薛渾私侍襄陽公主事敗主幽禁中元本以功臣子貸死流嶺南弟鍊好學多識有儒者風

王武俊字元英本出契丹怒皆部父路俱開元中與饒樂府都督李詩等五千帳降入居薊武俊甫十五善騎射與張孝忠齊名隸李寶臣帳下爲裨將寶應初王師入井陘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曲過直戰則離守則潰銳師遠隔屬可禦乎寶臣遂以恆定等五州自歸共平餘賊武俊謀也奏兼御史中丞封維川郡王子士真亦沈悍有斷智臣倚愛以女妻之寶臣以疑殺許崇俊等士真密結左右故武俊免於難惟岳拒命或言武俊有他志武俊知之出入導從纒一二未嘗接賓客惟岳雖內疑然見其屈損又惜舊關未忍殺康日知以趙州降惟岳謀伐之皆曰武俊苦心禱先君命佐大夫士真又女弟婿今事急宜去猜嫌任之乃遣與衛常寶將兵往因謀執惟岳而日知亦遣人邀說以禍福武俊乃遣兵使人謂惟岳曰大夫與齊魏同惡今魏已敗齊爲趙州所限幽州兵近在定三軍且救死詔召大夫宜亟歸惟岳懼遣送綰即遣其屬孟華奏天子華辯對稱旨德宗擢爲兵部郎中授武俊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恆冀觀察使是時惟岳將楊政義以定降楊榮國以深降朱滔受而戍之帝以定賜張孝忠而日知爲深趙觀察使武俊怨不得節度使而失趙定滔亦怨深二人相結武俊即縛使者送滔與之叛詔華諭解不聽時馬燧李抱真李元昇討田悅悅方困武俊滔救之屯連轅山帝詔李懷光督神策兵助討賊軍就會氣銳其縱兵入滔壁殺千餘人悅軍既屢北不能陣懷光緩轡觀之武俊乘其怠便趙萬敵等以二千騎橫突而滔軍蹙馳王師亂相蹈藉死河爲不流懷光還走壁武俊夜決河注王莽渠斷燧餉路燧計窮而與滔素姻乃遣使諷滔滔曰老夫不自量與諸君遇王大夫善戰天下無前吾固宜敗卒公圖之使老夫得還河

欽定續通志

卷二百七十一列傳

三

東諸將亦罷兵吾爲言天子以河北地付公滔亦陰忌武俊勝且不利即謂武俊曰王師旣敗馬公卑約如此不宜迫人於險答曰燧等皆國名臣連兵十萬戰而北貽羞國家何面目見天子彼行五十里必反拒我滔固許之燧至魏縣堅壁自固師復據滄懣謝謙隙始構武俊使張鍾葵攻趙州日知斬其首以聞於是武俊與田悅等擅相王武俊國魏趙以恆爲真定府命士真留守兼元帥以畢華鄭儒爲左右內史王士良司刑王佑司文士清司武並爲尚書士則司文侍郎宋端給事中王洽內史舍人張士清執憲大夫常衮內史監皇甫祝尚書左僕射建中四年抱真使客賈林詐降武俊旣見曰吾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林曰天子知大夫登壇建國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故至是今諸軍數表大夫至誠帝見表動色曰朕前誤無及矣朋友失意尙可謝朕四海主憂芒過失反不得自新耶大夫親斷逆首而宰相關於事宜國家與大夫烏有細故哉朱滔以利相動公何取焉誠能與昭義同心曠然改圖上不失君臣之義下以爲子孫計武俊曰僕虜人尙知撫百姓天子固不務殺人以安天下山東連兵戰骨暴野雖勝誰與居今不憚歸國業與諸軍盟虜性機穢不欲曲在我天子若能以恩蠶刷之我首倡歸命不從者奉辭伐之河北不五十日可定會帝出秦天抱真將還潞潞悅說武俊滔踵襲之林曰去退軍前輜重移銳師人心固壹不可圖也戰勝得地利歸於魏不幸喪師趙受其災趙迨乃故地胡不取之武俊遂引而北林復激之曰燕魏心險王室強則須公援弱則已欲并吞滔自爲盟主以來輕蔑同列且河北惟有趙魏燕耳滔乃稱冀心圖公冀州矣使滔制山東大夫能臣滔乎武俊投袂曰二百年天子猶不能事安能臣豎子耶乃定計遁好抱真而約馬燧盟興元元年赦天下武俊大集其軍黜僞號詔國子祭酒董晉與中人宣慰拜檢校工部尚書恆冀深趙節度使又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節度使邢邯郡王

是時洛陽悉幽餉兵與回紇圍貝州將絕白馬津南趨洛李懷光據河中李希烈陷洛南略江淮李納方跋方曠
軍渭上羽書所制者天下機十二三人心惴恐及田緒殺悅林復說武俊曰滔素欲得魏博悅死國人氣熾公不
救魏且下滔益甲數萬張孝忠將北面事滔三道連衝濟以回紇長驅而南昭義軍必保山西則河朔舉入滔矣
今魏尚完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兵破之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天子反正不朽之業誰與公參武俊大喜與抱
真相期自將屯南宮抱真屯徑城兩軍相距十里武俊潛會抱真子軍陳說悅慨抱真亦傾意納約爲兄弟遂
俱東壁貝州距城三十里滔欲迎戰武俊戒士飽食曰軍未合毋妄動遣趙琳趙萬敵兵五萬蔽林以待滔使票
將馬寶盧南史陣而西李少成引回紇軍之日中兵接武俊與子士清引精騎望少成軍抱真次之潛馳騎二百
出武俊東南乘高鼓譟武俊使步兵決戰而自以騎當回紇勒兵避其銳回紇馬怒突而過武俊急擊琳等兵亦
出回紇驚中斷遂先奔初滔兵感武俊軍不能傷回紇既即欲引還營不能止軍大奔滔走還壁武俊中流矢
謂抱真曰士少寡盍以騎濟師巢可覆也抱真使來希暗率勁騎薄滔營盧元真乘其後滔懼引去希暗追之武
俊邀于隘滔大敗免者八千人會夜各按屯武俊營涪北抱真營西北滔知不支夜半焚車糧潛歸火如晝師
大譟其聲殷地抱真以山東蝗食少歸于潞武俊亦還會有詔復滔官爵武俊上還幽州盧龍節度又詔以恆州
爲大都督府即授武俊長史賜德棣二州以士眞爲觀察使清河郡至天子自梁遇武俊益厚子弟雖離襪悉
官之俄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得建廟京師武俊善射嘗獵一日射雉兔九十五貞元十七年死年六十七羣臣
奉慰如渾瑊故事贈太師有司諡威烈帝更爲忠烈子士眞士清士平士則士眞襲

欽定續通志 卷二百七十七 列傳

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死贈司空徒諡曰景襄軍中撫其子承宗爲留後始河北三鎮以嫡長自置副大
使故承宗以御史大夫爲之及總留事憲宗久不報承宗數上疏自言帝聞劉濟田季安俱病譏更建使翰林學
士李絳曰鎮州丑世繼惟拒命則討之燕魏淄青勢同必合方江淮水滌財力刑因宜即詔承宗嗣季安等雖病
徐國所宜帝然之欲析鎮分建節度令承宗歲輸賦如李師道絳曰德棣久隸成德一旦割之承宗得以爲辭假
令奉詔詣道以割地同怨萬一拒臣難處置不如令使者自以其意諭之無令知出陛下按新書以伏誦罪事
未詳今依通鑑事

帝乃詔京兆尹裴武慰撫承宗奉詔恭甚請上德棣二州遂以檢校工部尚書領節度而以德州刺史薛昌朝
爲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昌朝嵩子也與承宗故姻帝因欲離之詔未至承宗馳騎劫囚之詔更用棣州刺史田
渙爲二州團練守捉使令歸昌朝承宗拒命帝怒削官爵遣中人吐突承瑞將左右神策率河中河陽浙西宣歙
兵討之趙萬敵者故武俊健將士眞時入朝上言討之必捷令與承瑞偕詔武俊忠節茂著其以實封賜子士則
毋毀墳墓承瑞至軍無威略師不振神策大將鄭定進戰沒氣益折及吳少誠死李絳奏蔡無四鄰援攻討勢易
不如故承宗專事淮西帝不聽昭義節度使盧從史恃承宗外自固內實與之太常卿權德輿諫曰神策軍市井
屠販不更戰陳恐憚勞遺潰爲盜賊懷冀騎壯兵多攻之必引時月西戎乘間則禁衛不可頓虛京師心腹宜深
念方夏盛夏水潦疾疫且降誠唐有潰擿之變山東諸侯皆以恩自副誰肯爲陛下盡力者盧從史倚爲掾詠
承瑞邀寵利宜召行營善將令倍驕馳度至平道授以澤潞而從從史他鎮破其姦然後赦承宗衆情必服帝未
許五年河東軍拔其一屯張茂昭破之木刀薄帝患從史詐卒以計縛送京師劉濟又拔安平承宗懼上書謝罪
且嘗往年納地追三軍不得專而爲盧從史賣以求利願請吏入賦得自新時師久餽不屬帝覺之而潛責盧龍

數表請敵乃詔洗雪盡以故地界之罷諸道兵昌朝歸京師授右武衛將軍承宗自謂計得管然無顧懼七年軍庫火器鎧殆盡殺守吏百餘人不自安及吳元濟反承宗與李師道上書請有教其將尹少卿楊蔡遊說呂宰相語不遜武元衡怒叱遣之承宗怨甚與師道謀遣退兪少年數十曹伏河陰乘昏射吏吏奔潰因火漕院人趨火闕死者十餘輩縣大發民捕盜亡去不獲凡敗錢二十萬緡粟數萬斛未幾張曼等賊宰相元衡京師大案天子爲盱食承宗嘗疏元衡過咎皆中至是帝出示羣臣譴擊罪伐之詔絕承宗朝貢竄其酋承系承迪承榮於遠方以博野樂壽故范陽地歸劉繼而所遣盜處處竊發斷建慶門幟幟廢廢宮伏甲欲反洛陽不克承宗數出兵掠鄰鄙田宏正上言承宗宜誅帝使率師屢境承宗揣詔有兵不即進卽肆剽掠景易定閩人苦之十一年詔削爵以實封賜士平使秦武俊後台河東義武盧龍橫海賊博昭義大節度兵數十萬進討環地數千里以分其勢然營屯離置主約不得一士觀望獨昭義都主美薄賊境賊不敢犯始承宗不能叶譚父皆奔京師士則爲神策大將軍聞其叛請占族京兆裴度請用爲邢州刺史使諱昭義以傾趙人有王怡者武俊從子爲承宗守南宮士則招之歸命謀泄書子元伯奔還播監察御史詔命怡尚書左僕射明年元濟平承宗大恐使牙將石洪奉一子至魏博因田宏正求入侍且請歸德棣二州宏正這知感知信請闕下請命前此帝使尙書右丞崔從德賜詔許自新承宗素服待非及是詔復官竄以華州刺史鄭權爲橫海節度使統德棣景等州復承宗實封戶三百以所部饒賜帛萬疋李師道平秦法益謹表所領州軍事參以判司縣主簿令皆自上官十五年死贈侍甲軍中推其弟承元爲留後承元不致世于鎮詔用爲義成節度使事見本傳

王廷湊本回紇阿不思族隸安東都護府會祖五哥之爲王武俊養子故冒姓王世爲裨將廷湊事王承宗爲兵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七列傳五

馬使田宏正至鎮州詔以度文緡錢白萬募軍不時致廷湊暴其積以觀衆心衆果怨由是害宏正自稱留後舊監軍表請節又取冀州殺刺史王進及穆宗怒以宏正子布爲魏博節度使率軍進討仍敕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軍并力大將王位等謀執廷湊不克死者三千餘人會朱克融因張宏靖以幽州亂乃合從拒王師詔議攻討先後劍南東川節度使王涯以爲范陽亂非宿謀可先事鎮州又有魏博之怨濟以晉陽滄德倚角而進瀛莫易定實賊咽喉宜屯重兵詔義武節度使陳楚閉境督諸軍三道攻而滄德烏重九最宿將當一面裴度以河東節度使兼幽鎮招撫使屯承天軍重允知時不可授兵未肯前帝意銳甚更以深冀行營節度使杜叔夏代之叔夏素結中人入見帝大言曰賊不足破會度逐廷湊兵於會星又入元氏叔夏率諸道兵救深州戰博野大奔失所持節以身免貶歸州刺史叔夏者將家子本以附會至靈武節度使坐不職復帥滄景廷湊知其怯故先犯之師由是敗當是時諸道兵仰度支者十五萬府帑不給置南北供軍院既薄賊鄙糧道梗樵蘇不繼兵番休取芻蕘廷湊乘間奪輜運車六百乘食愈困至所須衣帛米半道諸軍強取之其懸師深入者不得衣今又監軍悉取精驃士自隨疲致者備行陣戰輒潰一賊衆不過萬餘王師統制不一訖無功深州圍益急明年魏牙將史憲誠叛田布眾潰于南宮帝不得已乃赦廷湊檢校右散騎常侍成德軍節度使會牛元翼出奔廷湊遂取深州詔兵部侍郎韓愈慰其軍廷湊既原則稍擬與克融憲誠深相結滄州李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文宗不許更授奪海節度使同捷逆命厚結廷湊帝厲其變故授檢校司空及幽魏徐兗兵討同捷廷湊魏北鄙以牽制之而饋滄京隄糧囚鄰道使者不遺帝怒詔絕其輸資於是易定柳公濟戰新樂斬首三千級詔義劉從諫戰臨城敗之饋滄注深冀詔削廷湊官爵諸道以兵進討斬廷湊者賜錢二萬緡優予官以州鎮餘者有差公濟再戰行唐皆克廷湊

野蠲書求救於幽州行營李載義獲之及納魏叛將兀志沼會同捷平延濬積長表上景州而弓高樂陵長河三
擊固守復上書謝帝方厭兵赦之悉復官爵遷所上州久之進兼太子太傅太原郡公太和八年死贈太尉軍中
以元遠請命帝聽襲節度

元遠其次子也識禮法歲時貢獻如職帝悅詔尚絳王情女壽安公主竊積叛武宗詔元遠為北面招討使即日
師引道拔官營壁破援軍堯山攻邢州降之累遷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權平加兼太子太師封太原郡
公食實封戶二百進至兼太傅大中八年死年四十三贈太師諡曰忠子紹懿與字嗣先累擢檢校尚書左僕射
淫暴厚斂升樓彈射路人以爲樂衆忿逐之會病死贈司空子幼宣宗以元遠次子紹懿爲留後俄爲節度使
累封太原縣伯加檢校司空咸通七年死贈司徒初紹懿病篤召紹鼎子景崇曰先君以政屬我須爾長授之今
疾甚爾雖少勉總軍務禮藩鄰奉朝廷則家業不墮矣監軍上狀懿宗悅擢景崇爲留後尋進節度使景崇字孟
安以公主嫡孫尤被寵寵勛反景崇遣兵會王師平賊進檢校尚書右僕射主薨諡曰章惠居喪如禮母張卒號
慕誠懷當時稱之以政委資在檢戒親屬不得與嘗欲引其昆弟爲牙將其任張位曰軍中用人以勞能若私其
人厚畀田宅祿食可也何必官景崇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趙國公乾符五年進王常
山黃巢僞詔至景崇斬以徇因發兵馳檄諸道合定州王處存連師西入關間行在賁輪相踵每語及宗廟國陵
輒流涕蔚州刺史蘇祐爲沙陀所攻乞師于幽州屯美女谷兵不利祐將出奔會詔徙濮州刺史權兵之官道于
館景崇館之靈壽肆其下剽奪景崇殺之累遷至檢校太傅中和三年死年三十七贈太傅諡曰忠穆子鏐事具
五代史

按新書有餘傳歸周旋晉許兩顯事甚繁夥且於子傑代應入五代傳此從刪

欽定續通志卷百七十七列傳

六

甚謹復問壽幾何答曰公三十年後當有二王已而延濬立十三年死壽慶文也景崇鎔皆王延濬嘗
使至河陽醉寢于路有過者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延濬馳問其故曰吾見君鼻息左若龍右若虎子孫當王百
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興矣及害宏正而樹適庇寢自延濬及鎔凡百年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八

列傳

唐 七十八

藩鎮盧龍

李懷仙

朱滔

劉怱

朱克融

李載義

張仲武

張允伸

李茂勳

李全忠

劉仁恭

李懷仙柳城人世事契丹降將世新唐書無降將二字唐州為唐國漢州以處降者守營州祿山反以為裨將史

明盜河南留次子朝清守幽州以阿史那玉高如震輔之朝議弒立移檄誅朝清二將亂朝議以懷仙為幽州

節度使督兵馳入如震不及計乃出迎懷仙外示寬居三日大會斬如震州部悉平朝議敗將趨范陽中人驕奉

先聞遣鐫說懷仙遂降使其將李抱忠以兵三千戍范陽朝議至抱忠不內乃縊斬其首囚奉先以獻僕固懷恩

即表懷仙為盧龍軍節度使遷檢校兵部尚書王武威郡屬懷恩反邊羌擊賊不解朝廷方勸西師故懷仙與田

承嗣薛高張忠志等得招散亡治城昌甲兵自署文武將吏私買賦天子不能制大曆三年磨下朱希彩朱泚泚

弟滔謀殺懷仙斬關者以入希彩不至遂明泚泚欲亡滔曰謀不成有死逃將為往俄希彩至共斬懷仙族其家

希彩自稱留後張忠志以兵討其亂不克代宗因赦罪詔宰相王縉為節度使以希彩副之希彩聞縉至蒐卒伍

大陳戎備以逆縉建旌柴徐驅希彩迎謁恭甚縉度不可制勞軍闕旬乃還希彩即領節度五年封高密郡王蓋

恣不軌人不堪七年其下李璣殺之共推朱滔為留後泚自有傳

欽定續通志 卷二百七十八 列傳

朱滔性變詐希彩以同宗倚之使主帳下親兵泚領節度遣滔將兵三千西乘塞安史後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

不廷至泚首效款帝嘉之召見殿中問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略明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

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廷泚不及臣帝愈喜特詔勒兵真王城出屯涇州置酒開邊門饒之成還乃謀奪泚兵

詭說曰天下諸侯未有朝者先至可奪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平泚遂乞留西討誓以滄權

知留後兼御史大夫滔殺有功者李璣等二十餘人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張孝忠再破之東夷取深州進檢校

司徒遂領節度賜櫛棣二州德宗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遺領滔失深州不平又請恆定七州賦供

軍復不許愈怒時馬燧圍田悅悅窮問滔與王武俊同叛滔姑子劉珣為涿州刺史以書諫曰司徒身節制太尉

位宰相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業也忠順則無不濟比忘上樂戰不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何

有司徒圖之無貽悔滔不從激其眾曰士喋血關既下堅城朝廷乃見奪委責不報君等疾趨破馬燧軍以取費

糧可乎軍中不應三號之乃曰幽人死於南者骸擗不揜痛藏心髓奈何復欲暴骨中野乎司徒兄弟受國寵士

各蒙官賞願安之不卹其他滔罷潛殺不共亂者數十人日知發其謀於帝帝以悅未下卽封滔通義郡王實戶

三百滔愈怙兵與武俊屯趙州舊日知矯詔發其糧卽引兵救悅次東鹿軍大譟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救

魏寧有詔邪滔懼走匿傳舍裨將蔡雄好論士曰始天子約取成德所得州縣賜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鎮常

苦無絲織實得深州以佐調率今顧不得又天子以帛賜有功士為馬燧掠去今引而南非自為也軍中悔謝復

曰雖然南行違詔莫如還滔回次深州誅二百人按新書原文謂首亂者二百人軍眾懼乃率兵南壁蓋營與武

俊合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滔屬鄒雲蓬田景仙皆奔燧已而滔破懷光軍悅德滔接欲奪而臣之滔讓武俊曰

嶺山之勝王天夫力也於是涪武俊官屬共議古有列國連衛共抗秦今公等在此李大夫在耶請如七國並建
號用天子正朔且師在外無名豈長為叛臣宜擇日定約順人心不如盟者共伐之涪以祿山思明皆起燕惡其
名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為增魏西祀天各僭為王皆三讓就位
涪為盟主稱孤武俊悅及納稱真人按新唐書有相氣土高之稱此乃亂賊造作附會以相稱無足稱道今刪居室皆曰唐妻曰妃子為國公下皆
稱臣謂殿下上書曰虜所下曰令置左右內史視丞相內史令監視侍中中書令東西侍郎視門下中書東曹給
事西曹舍人視給事中中書舍人司議大夫視諫議大夫六官省視尚書東西曹僕射視左右僕射御史臺曰執
憲置大夫至監察御史驅使要藉官曰承令左右將軍曰虎牙豹略軍使曰鷹揚龍驤涪改幽州為范陽府以子
為留後稱元帥劉怱為留守柳貞器李子千左右內史涪兄瓊現陸慶東西曹僕射楊馬實寇瞻楊榮國司文
司武司禮司刑侍郎李士真樊播執憲大夫中丞聘處士張遂王道為司諫燧道李晟將兵至易定率張茂昭攻
涿莫以絕涪援明年圍清苑涪將鄭景潤固守涪使馬寶將兵萬人與武俊拒燧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絕糧道
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還涪疑有伏不敢逼據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千人城萊水涪驍將烏薩戎魏殺城卒數
百晟不出景濟望涪軍立幟為應涪進軍薄晟屢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涪已破晟
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越讓涪怒曰孤坐戰且病就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棄兄背君如脫屣王必
相疑亦聽所為端還武俊謂實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為節度足
矣實還具道所以然武俊亦遣謝涪涪悅亦報謝然武俊內銜之與田悅濟謀絕涪及泚反燧等皆班師武俊實
亦遣悅武俊遣使至河間賀泚即位武俊詭請實共攻康日知於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實歸武俊厚贈遣還人

欽定續通志 卷二百一十八 列傳

密召涪使趨洛陽涪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請道曰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郢說悅連和
俱西涪素強調劍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召以兵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輿法從及赦令皆具初回紇以女妻奚
王大愿奚亂殺王女逃歸道平盧涪以錦繡道符其至請為婚女悅許焉遣修塔禮於回紇回紇喜報以名
馬重寶及偁相王與武俊悅納納四金鑰於回紇曰四國願聽命可汗謹上金鑰啟出納唯命至是乞師焉回
紇以二千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斷懷光餉路未至而王師還回紇過幽州涪使昭其酋遣干曰若能同度河而
南玉帛子女不費計可得也遣干許諾約曰五十里舍以須悅軍涪兵五萬車千乘騎二萬士私屬餘虜兵三
千馬塞它倍之過武俊境武俊盛勞之然悅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儲峙于野以待涪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請
卽歸閉城守涪疑之次承濟武俊陰遣客及問涪曰悅有憾須公南以兵斷公歸路宜少備涪怒入承濟執悅吏
掠訊不得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澶衛繫執老幼無遺者悅大恐闕城自保涪遣將楊布略定館陶屯承恩置官
史涪整軍北還使馬電冠冠氏聞悅死遂攻魏州圍貝州於是武俊李抱真合擊涪涪急召實至貝州步馬乏頓
明日輒約戰實請休三日蔡雄遣干等畏武俊堅壁難圖請戰楊布曰大王將取東都進小敵卽怯何以長驅
天下衛士尹少伯亦言必勝既戰為二軍所乘大敗大將朱良祐李進皆被殺涪奔入德州殺少伯雄布俄而京
師平涪已敗不能軍走還幽州上書待罪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若誠心審固者當與更始初涪以劉怱忠力使
留守及敗疑圖已獲懼不敢入怱聞其至蒐兵繕鎧夾道陳二十里迎謁望涪哭涪遂入府氣沮索日邑邑被病
政事悉委怱貞元年死年四十二贈司徒

劉怱幽州昌平人少為范陽裨將以親老疾輒去職朱懷仙檄召不應朱滔時積功至雄武軍使藝田節用以辨

朱克融濬孫以偏校事劉繼將入朝虜後有變籍其軍材勇壯暴者悉薦之朝厚與爵位使北方歡騰無甘亂心克融在道時執政非其人既見總納地謂天下曠然無後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之不得調數詣宰相求自試皆不聽饑寒無所貸乞內怨忿會張宏靖赴鎮因悉遣還俄幽州亂因宏靖克融父洄號智諳疾廢臥家衆往請爲帥洄辭因推克融領軍務詔以劉悟爲節度使馳往俄而瀛冀皆附克融悟不得入克融縱兵掠易州敗兩縣寇蔚州易州刺史柳公濟戰白石嶺斬三千級轉定州節度使陳楚破其兵二萬會鎮州殺田宏正議者謂二賊均逆而克融不敢害宏靖宜誅趙赦燕朝廷度幽薊未可復取乃拜克融檢校左散騎常侍幽州盧龍節度使長慶元年也明年昭弓高攻下博與王廷湊共圍深州裴度以檄譙諷克融乃遣進檢校工部尚書裴獻馬萬匹羊十萬請直軍敬宗初遷檢校司空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帛疏惡因詔使楊文端又言聞東幸雒願率匠五千助營宮室且請帛三十萬備軍費帝用裴度謀屈之語在度傳按此事在長慶傳其進爵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齡詔隨司徒次子延嗣領留後爲大將李載義而代之并族其家

李載義自稱恆山愍王之後劉濟引補帳下從征伐積功爲牙中兵馬使朱克融死子延嗣叛命載義因衆不忍殺之暴其罪於朝敬宗卽授檢校戶部尚書盧龍軍節度使封武威郡王初張宏靖之囚府府多見害妻子留不遣及是載義悉譴送京師俄而李同捷搶滄景邀襲封載義請討賊自效文宗嘉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斬級數有功賊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白玉帶示殊禮太和四年爲兵馬使楊志誠所逐奔易州卽上言願將妻子身入見帝令使者抵太原慰賜袍笏裝器又以其嘗有功且意恭順乃册拜太保仍平章事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河東始回鶻使者歲入朝所過暴慢更不敢呵禁益警悍至候候人黥突市區大嘗李暢驢華語尤凶黠

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

橫須索狹疾郵人載義召暢語曰可汗以勇甥故使將軍朝貢誼不容將軍暴也天子厚養禮容有不謹吏皆論死若將軍所部不戢狡獪自如我必殺犯者將軍其少戒因悉罷防兵以兩卒護閭暢憚之訖無犯者進兼侍中更下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爲之辭未有字帝詔曰周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卿宜當之以方穀爲字開成三年卒年五十贈太尉初載義母葬范陽爲楊志誠掘發後志誠被逐道太原載義奏請別其心償毋怨不許又欲殺之官屬苦救乃免然盡戕其妻息士卒帝周法弗効也

楊志誠事載義爲牙將載義宴天子使者鞠場志誠與其黨謀而起載義走因爲都知兵馬使文宗更以嘉王領節度用志誠爲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權節度副大使踰年進檢校吏部副郎白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儀惟知尙書改儀射爲進秩今一府盛服待天子命如復爲尙書則舉軍慙使者勢不得出既志誠果怨望軍有嬖言囚中人魏寶義及他使焦奉鸞尹士恭遣部將王文穎入謝護還所命復賜之文穎不肯受軋去帝忍不責乃進檢校尙書右僕射八年爲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總留後志誠在鎮密襲天子冕冕被服擬乘輿元忠表於朝詔御史按治丘嶺南至商州誅之而以通王領節度授元忠留後明年檢校工部尙書爲副大使會昌初爲偏將陳行泰所殺行泰邀節制未報次將張絳殺行泰起求帥軍武宗自用張仲武代之

張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爲雄武軍使行泰殺元忠請李德裕言河朔請帥報太速故軍得安若少須下且有變帝許之未報果爲絳所殺復誘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時回鶻爲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仲武遣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絳皆遊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矣德裕曰卽以爲帥軍無復亂乎答曰仲武得士心命之必有

逐絳者徧裕入白曰行奉等邀節不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擢兵馬留後而詔撫王領節度詔下絳果爲軍中所逐卽拜仲武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陵慶郡公會回鶻特勒那顏囉囉赤心部七千帳逼瀛陽仲武使其弟仲至別將游秦寶等率銳兵三萬破之進檢校兵部尚書始回鶻常有酋長監製契丹督歲貢因謂中國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結歡仲武將其下知所謀因逗遛不遣使失師期回鶻人馬多病死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徙餘糧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請立石紀聖功詔德裕爲銘揭碑盧龍大中初又破奚北部入山奚擢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諡曰莊按王承元順朝命馬德諤武有功於唐且無敵風事謂當時諸人爲特出但父子相親猶恐河北故舊故仍入謂謂亦以飯水承授使于實事也

子直方以右金吾將軍襲留後俄進副大使多不法長變起乃託出敗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直方至宣宗遣使者郊勞授金吾大將軍以其族大給檢校工部尚書俸久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坐以小罪笞殺金吾史改右羽林統軍好獵馳往往設官宗於道當宿衛不時入下還驍衛將軍奴婢細過輒殺積其罪貶思州司戶參軍母驚曰尙有尊於我子邪久復授羽林統軍縱部下爲盜復貶康州司馬後居東都又獵愈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羣噪乾符中累進左驍衛大將軍鄧政輔政頗言仲武會昌時功第一今直方口不自存每肉燕以衣敝惡辭不赴陛下錄功念舊宜少優假詔還檢校右僕射進左金吾衛大將軍黃巢犯京師直方迎灞上旣而納亡命謀劫衆報天子公卿多依之賊覺屠其族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世爲軍校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馬使爲衆推留後報可未幾檢校散騎常侍爲節度使累欽定續通志卷二百七十八列傳五

進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麗勛反上書欲遣弟允卓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詔嘉美進兼侍中咸通十二年以疾甚上節卽詔許以子簡會爲副大使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諡曰忠烈允伸性勤儉下所安賴未嘗有邊鄙慮子十四人簡會入朝昆弟多至大將軍刺史郡左者而軍中推張公素爲留後

公素范陽人以列軍事允伸擢累平州刺史允伸卒以兵來會喪軍士素附其威望簡會知不可制卽出奔詔公素爲節度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軍

李茂勳本回鶻阿布思之裔張仲武時來降沈勇善射仲武器之任以將兵常乘馮積功賜姓名陳實言者燕隄將爲納降軍使軍中素信服茂勳襲殺之因舉兵給稱實言反公素迎擊不利走茂勳入府衆始悟因推主州務詔卽拜節度使俄以病自上詔進尚書右僕射致仕表子可舉代遂留後進節度使擢累檢校太尉中和末太原李克用始大興定州王處存結可舉惡其窺山東爲己患乃約吐渾都督赫連鐔鎮州王鎔聯和揚言定本燕趙屬得其地且參有之卽遣軍司馬韓元紹擊沙陀藥兒嶺斬首七千殺級其將朱邪盡忠等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鐔又被沙陀於蔚州詔以鐔爲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乃遣票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鎮人懼退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鎔引去追破之九門易久未下虜龍將劉仁恭穴地入得其城士卒有驕色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精騎伏他道全忠軍望爲羣羊爭趨之伏騎發大敗之復取易州全忠遁盡失器械伏鎔懼得罪乃稟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度不支引其族登樓自燔死李全忠范陽人任爲隸州司馬虜生其室一尺三節以問別駕張建建曰虜茅類公茅子兆也傳節者其三世乎

罷歸事可舉爲牙將可舉死家推爲留後光啟元年拜節度使未幾卒子匡威嗣留後進爲使性豪爽燕薊
勁兵處有雄天下意與赫連鐔兵攻太原爭雲代李克用使金安俊攻鐔匡威救之戰蔚州射殺金俊兵表請討
沙陀而朱全忠亦上言願協力故張溶因請用兵鐔敗克用攻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爲前鋒設伏河上鐔追阿檀
抵河伏起大敗遂圍雲州整而守分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騎萬餘援王鐔克用還因急攻鐔會
食盡鐔棄州奔匡威克用取雲州鐔本吐谷渾部酋開成中其父率種人三千帳自歸守雲州十五年至是失景
福初克用伐鐔鐔來求救匡威遣將赴之克用去明年兵復出井陘匡威自將接鐔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兵馬留
後檢校官徒匡籌妻張豔匡威酒酣留張氏報之匡威軍次博野匡籌乃據城自爲留後卽授檢校太保節度使
匡威麾下多去屏營無所歸留深州遣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
窟山谷抱貞還而鎔已迎館于鎮匡威引抱貞登城西大悲浮屠願望流涕美其山川乃共圖鎔陽爲鎔方略繕
甲治城塹陰施于傾士心鎮軍忠於王氏普惡之匡威親忌日鎔過慰士吏甲劫鎔入牙城鎮人拒之鎔得脫鎮
人斬匡威以徇匡籌諸朝檄暴鎔罪攻樂壽武強以報始匡籌之奪也燕人不義之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倚
其謀下武嬭二州敗匡籌於唐庸關李存實與匡籌又敗挈其族奔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掠
車馬僮奴妻方乳不能進仁恭獲之納於克用始匡威見逐歎曰兄弟得無所恃然其材恐不足以守果亡而
幽州地歸克用以仁恭爲帥

劉仁恭深州人父晟爲李可舉新興鎮將故仁恭事軍中從李全忠攻易州以能穴地道窺頭稍選擇校嘗自
言夢大幡出指端年四十九當乘旄節李匡威惡之補景城令會瀛州亂殺守吏仁恭募士千人定其亂匡威後
欽定續通志 卷二百七十八 列傳 六

使將兵戍蔚州踰期末代士皆怨會匡籌逐其兄仁恭擁兵趨幽州匡籌逆戰敗之遂以其族奔太原李克用
待之甚厚拜壽陽鎮將數以策干克用請步騎一萬取幽州已爲導克用攻匡籌匡籌遁去仁恭與符存審入
城封府庫以待克用悅留仁恭守之以親信分典其兵乾寧二年表仁恭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明年克用攻
魏州召盧龍兵仁恭以契丹解又明年克用復興其兵救朱瑄使者數十往不出克用以書讓之仁恭乃慢罵
執其使盡囚太原土之在燕者復誘克用麾下歸之克用怒自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馘於朱全忠全忠
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與克用絕則益募兵光化初使其子守文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乘城走遂有滄景德
三州地用守文爲節度留後請命於朝昭宗未卽從會中人至仁恭媿謂曰旄節吾自有要假長安本色耳何見
拒邪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按守文得節事新唐書不載五代史補謂由是益張悉幽滄步騎十萬聲言三十萬南徇魏鎮屠貝
州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使李思安萬從周赴之屯內黃仁恭覆下令曰思安懦當先破之乃取魏守文
與單可及精甲五萬循清水上思安設伏逆戰僞不勝守文蹕北至內黃思安整兵還擊伏發斬可及獨守文挺
逸眾無還者從周以邢洛兵與魏將賀德倫等夜擊仁恭破八屯仁恭走自魏抵長河數百里尸蔽道鎮人邀敗
之東境仁恭遂衰三年萬從周壁滄州仁恭壁乾寧從周潛軍戰老鴉隄仁恭敗退壁瓦橋車師歸窮於克用求
赦克用爲僞邢洛俄而全忠取瀛莫克用使周德威出飛狐天祐三年全忠自將攻滄州壁長蘆仁恭悉發男子
十五以上爲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於臂曰一心事主得衆二十萬屯瓦橋全忠環滄而溝之援絕人相
食仁恭求戰不許復從克用乞師使百輩往乃許仁恭以兵三萬合攻滄州降全忠將丁會滄圍乃解時中原多
故仁恭倚燕疆且達無所憚意自滿從方士學長年築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以董土爲錢鏡真錢穴山藏之殺

匠滅口禁南方茶自瀨山爲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子守光烝孽妄事覺仁恭譎之李思安來攻屯石子河仁恭
居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引兵出戰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虜仁恭囚別室遂有盧龍守光事具五代史

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七十八

列傳

七

欽定續通志卷一百七十八終

藩鎮淄青橫海

李正己字正己 程日華字日華 李全略字全略

李正己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即其姑故薦爲折衝都尉寶應中從討史朝義時回紇恃功橫正己欲以氣折之與大酋角逐士皆聽立觀約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其頰矢流離眾果然會大慙自是沮希逸以爲兵馬使以其得衆心陰息之因軍解其職尋希逸詔代爲節度使本名懷玉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寧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相倚嵩死李靈耀反諸道共披其地正己復取寶濩徐兗鄆凡十有五州號最疆大政令嚴酷威震鄴境歷檢校司空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徒兼太子太保封饒陽郡王附屬籍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建中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悅崇義李惟岳偕叛自屯濟陰益師徐州扼江淮天子於是改運道撤天下兵爲守備河南驪然會發疽死年四十九興元初納順命詔贈太尉

納少時將兵防秋代宗召見擢殿中丞賜金紫入朝擢兼侍御史正己嘗爲濮徐兗沂海留後進御史大夫正己死祿不發以兵會田悅於濮陽馬燧方擊悅納使大將衛俊救之爲燧所破略盡收泗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洸以徐州歸大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款納肅清青已集兵攻洸帝命劉元佐督軍進援大破之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七十九 列傳

納還濮陽進圍之納登陴泣且悔遣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元佐謝罪時中人宋鳳朝以納窮欲立功建不可赦帝乃械說等納還鄆與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百官興元初復歸命授檢校工部尚書復平盧節節賜鐵券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龐西郡王希烈圍陳州納會諸軍破之城下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進檢校司徒死年三十四贈太傅子師古師道師古以蔭署青州刺史納死軍中請師道詔起爲右金吾衛大將軍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蜊鹽地歲產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朱滔獨蛤蜊爲納據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河以守蛤蜊謂之三汶通魏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武俊患之師古始襲武俊易其弱率兵取蛤蜊三汶師古使趙錡拒戰德宗遣使者諭武俊罷兵師古亦驢三汶聽命嘗怒其僚獨孤遣使奏專京師遣大將王濟給發之貞元末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師古幸國喪欲攻涼州縣勅兵出次聞順宗立乃罷累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元和初死贈太傅師道師古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良間矣苦要令知衣食所從乃署知密州師古病召高沐李公度等問誰嗣二人未對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邪虜覆吾宗及死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請於朝制久不下師道謀襄兵守境法爭止上書奏兩稅守鹽法請重朝廷憲宗方誅劉闢未遑泉討命建王審頊節度大使以師道知留後加檢校工部尚書爲副大使自正己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囑引亡叛嚴法持下所付遣必質妻子有謀順者夷其家故能荷汙士竄傳三世云帝討蔡詔興諸道兵不及鄆師道選卒二千抵壽春陽言助王師實欲援蔡亡命少年爲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請燒河陰救庫募道壯士劫宮闈卽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乃遣客燒河陰院錢三十萬糶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又有說師道曰上雖志討蔡皆出宰相而武元衡得君

鳳爲袁盜事後宰相懼請罷兵蔡圍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師道置郾東都多買田伊關陸渾間以會
山棚道將營嘉珍門察部分之嵩山浮屠固靜爲之謀元和十年大鑿土郎中既衷甲吳其徒百官留守呂元膺
以兵掩邸賊突出轉略畿部入山中數月奪山棚所市山棚怒遣官軍襲擊盡殺之固靜者年八十餘嘗爲史忠
明將驍悍絕倫旣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蓋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死歎曰敗吾
事不得見洛城流血留守防禦將都亭驛吏皆陰受師道署職賦無知者又錦治嘉珍察乃害武元衡者武元衡
事新書於元衡傳兩張士元門察者嘉珍之謀王承宗等及此傳分系而無定辭通鑑又載田物色入郭即師道
事新書有裴元衡元衡人張士元門察者嘉珍之謀王承宗等及此傳分系而無定辭通鑑又載田物色入郭即師道
此大事不加詳究願在史家分紀固無礙也以博雅亦不見失考多矣如矚鐵使王播又得嘉珍所藏弓材五千
并斷建陵戟四十七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晏平問道走淮西晏平歸以爲元濟必敗師道本倚蔡關之怒
以他事殺晏平及嗣李光顏拔凌雲棚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兵支兩寇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加檢校司
空蔡平又遣比部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師道乃納三州道子宏方入侍宿旣還師道中悔召諸將議皆曰
蔡數州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州按通鑑考異云李正己初據十五州李納拒命徐何所處大將崔承慶獨進
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委以兵此皆暗利者朝廷以一聚十餅誘之去矣師道志遂承度請京師戒候吏待其
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遣帝以其背約用左散騎常侍李遜喻旨旣至師道嚴兵以見遜責以背約師道懼
膽不自決私奴婢娼爭言先司徒土地奈何一旦割之今不獻三州不過戰耳卽不勝割地未晚師道乃以軍不
協爲辭帝怒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武靈節度使李愬使將王智興破其衆斬二千級獲馬牛四千略地至平陰橫
海節度使鄧權權福城斬五百級武靈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宏拔考城淮南節度使李夷簡命李

欽定續通志 卷二百七十九

聽趨海州下沭陽胸山進戍東海魏博節度使田宏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拒鄆四十里而營再接戰破三萬衆
萬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顏攻濮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宏正又戰東阿殘其衆五萬師道每聞敗輒作疾及
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自師道遣將劉愜屯陽穀當魏博軍疑其逗遛愜懼不免引兵反攻城師道晨起聞之白
其嫂裴曰愜兵及將求爲民守墳墓卽與宏方匿潤就禽之師道請見愜不許復請送京師愜使謂曰司空今
爲囚何面目見天子猶俯仰祈哀宏正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初古見劉愜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
此人也由宏正之度河也禽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詔悉赦之絡繹繫獄魏博義成軍父母在欲還者憐遣
賊皆感恩相告由是愜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宏正營召澄驗之澄截目中塵絕絕良久愜素與師道妻魏亂妄言
鄭公微之裔不死沒入掖廷他宗屬悉遣徙愜獨表師古子明安爲朗州司戶參軍親將王承慶承宗弟也師道
以兄女妻之澄約左右欲因肆兵執師道會悟入出奔徐州歸朝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始名華德宗以其有功益曰日華父元皓爲安祿山定州刺史故日華籍本軍爲張孝忠牙
將滄成德帥州也德宗以昇義武前刺史李固烈守孝忠令日華往喻之固烈請還恆州悉帑以行軍中怒
殺固烈屠其家日華驚匿牀下將士出之逼領州孝忠亦以日華寬厚遂偃以刺史宋滔叛兵屯河間滄定道阻
滄招日華不納政之日華乘城自固參軍事李季謀曰城久闕府兵不爲援今州十縣瀕海有魚鹽利自給此軍
本號橫海將軍能絕易定歸天子自爲一州可允盜賊祿能用僕計請至京師爲天子言之日華乃遣字西帝果
大喜拜御史中丞滄州刺史復置橫海軍卽以爲使時建中三年也拜檢校工部尙書詔滄歲饋義武錢十二萬
糧數萬斛以字爲判官武俊欲得滄道人說日華歸曰日華給曰敝邑爲賊攻力屈則下之願假騎二百抗賊

賊退請以地授公武俊喜歸之馬日華留馬謝其使武俊大怒與滔方睦懼有怨乃久之武俊歸命日華乃賜以珍幣厚謝復精好武俊亦釋然貞元二年卒贈兵部尚書子懷直擅知留事帝以日華故拜權知滄州刺史字入朝願析東光景城二縣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幾三十年帝嘉其志以徐申爲景州刺史升橫海軍爲節度擢懷直爲留後明年爲使九年來朝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懷直荒田獵出輒數日不返帳下程懷信其從昆也閉門不納乃入朝帝不罪更以處王爲節度使擢懷信留後以懷直兼右龍武軍統軍明年懷信爲節度矣十六年懷直卒贈揚州大都督後五年懷信死子權襲領軍務詔授留後元和元年拜節度使累進檢校兵部尚書封邢國公六年入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權始名執素嘗夢滄諸門悉署權字乃改名以應之及淮西平懷不安丐入朝固辭軍政詔華州刺史鄭權代之後以檢校司空爲鄆寧節度使卒贈司徒宗族奉朝請宿衛者三十餘人

李全略本王氏名日簡事王武俊爲偏裨順宗時入朝授代州刺史田宏正遇害穆宗以全略故鎮州將召問全略多陳利害冀合帝意宜請盡死報遂授德州刺史時杜叔良敗博野故以全略爲橫海軍節度滄德棣州觀察使賜今姓名未幾使子同捷入朝既還奏爲滄州長史押中軍兵馬帝不得已可其請全略陰規傳久選材武結士心棣州刺史王稷善撫衆而家富於財全略內忌計殺之族其家未幾死同捷領留後事求節敬宗持久詔不下俄而文宗立同捷以帝新嗣位必大開貸示四方乃遣弟同志同異入朝使屬崔長奉表請命詔拜兗海節度使以烏重允代同捷計窮矯言軍中留已於是王智興請全軍出計魏博史憲誠令大將傅手詔入於軍同捷不受詔削官爵命重允率鄆齊兵進討憲誠智興及汴滑李聽平盧康志陸易定張瑄幽州李載義以兵薄境同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七十九

捷自以興成德有舊乃傾玉帛子女市河北三鎮驅載義執使者獻諸朝王廷湊本闕橫海欲乘隙取之引軍來授智興攻棣州引水灌城凡七月其將張叔連降始刺史樂濛以同捷叛密上變事洩爲所害贈工部尚書智興進圍滄州是時帝且討王廷湊兵須夥繁置供軍糧料使以濟兩河諸將多張俘首賞自重允卒後李寶傳良弼不終事更以左金吾衛大將軍李祐代智興將李君謀以輕兵絕河夜殘無棣饒安壁兵五千明年祐拔無棣平原詔行營壁虜農非被馮勿決戰而祐兵已薄德州帝遣讓議大夫柏耆宣慰祐拔德州同捷益急乞降祐疑其詐者引兵直入城取同捷及家屬馳西祐入滄州者至將陵斬同捷傳首京師詔貸四州一年租賦赦同捷母并妻息徙河南流崖長商州同異等以異母貸死

藩鎮宣武彰義澤潞

劉元佐 士靈 吳少誠少子 劉悟從孫

劉元佐滑州匡城人少爲縣捕盜犯法亡命從宋平軍爲牙將大厯中李靈曜據汴州反元佐襲取其宋州詔以州隸宋平節度使李勉卽表署刺史建中初進兼御史中丞充宋毫節度使李納攻李洙於徐州詔元佐援洙大破納兵斬首萬餘級東南饋漕乃通進潤濮州洧陽皆下遂逼濮陽津遷檢校兵部尚書兼滑觀察淄青兗鄆招討使汴滑都統副使李希烈之反元佐與李勉陳少游哥舒曜聯兵屯淮汝數困賊帝在奉天垂意關東乃詔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希烈攻陳州元佐救之希烈遂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陳州諸軍行營都統元佐本名洽至是賜名入朝復兼涇原四鎮北庭兵馬副元帥檢校司徒元佐貴尚常在常月織繩一端示不忘本數教數元佐盡節見縣令走廷中白事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亦當爾而據案當之可安乎故元佐待下益加禮汴有相國寺或傳佛羅汴流元佐自往大施金帛將吏商賈走輪恐後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贖軍其權譎類若此李納遣使至汴元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饋遺皆得其陰謀故納最憚之所寵吏張士南及假子樂土朝贊皆巨萬而士朝私元佐嬖妾懼事覺元佐死年五十八贈太傅諡曰莊武軍中匿喪俟代帝亦爲隱踰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所欲立曰陝隴觀察使吳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以爲便乃拜湊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八十一 列傳

爲節度使至汜水元佐柩將遣士請具禮瑗不許衆怒而謀起元佐子士靈於喪尊爲留後帝召宰相議實參曰汴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遂以士靈爲左金吾衛將軍嗣節度始元佐養子士幹與士朝皆來京師士幹知元佐死無狀遣奴持刀給爲弔入殺士朝於次帝惡其專亦賜士幹死士靈未授詔時私遣人結王武俊劉濟田緒等諸鎮不直之皆執其使士靈忍暴手殺人杯案簡又彌烝父誣逼亂吏民妻女每收讞數日乃還其下厭苦大將李萬榮與元佐同里寬厚得士心士靈引眾二萬敗城南未還萬榮晨入府分兵閉諸門使告士靈曰詔書召大夫宜速去不然且傳首士靈齊京師詔就築禁出入拜萬榮兵馬留後遣兵西防秋兵素驍當戍者欲大校韓惟清張彥琳等請往不許使其子迺將未行彥琳等反攻萬榮不勝而潰惟清奔鄆州彥琳走東都萬榮悉誅其妻子衆不安乃呼於市曰大軍至城且破萬榮捕按之或言爲士靈所教萬榮以聞斥士靈置柘州俄進萬榮節度使會病甚以兵屬鄧惟恭惟恭者與萬榮同里閤而署子迺爲司馬萬榮死是夜惟恭執迺送京師杖死京兆府以董晉代之

吳少誠幽州潞人以廡官諸王府戶曹參軍事爲荆南節度使庾準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李希烈以聞詔嘉美擢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爲前鋒爭平賜實封戶五十希烈叛少誠爲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既又殺之衆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甲蔡光等州節度觀察留後自希烈以來申蔡人劫於苛法習暴掠地少馬乘驛以戰號驛子軍尤悍銳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其屬鄭常楊冀欲劫逐少誠以聽命不克被害元五年進拜節度使曲環卒少誠聞陳許無帥以兵攻臨潁圍許州德宗怒削官爵合十六道兵進討于頔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時師衆統帥而宣人監軍頗進退

互爲異兵既戰小澗河諸道師未交而潰乃詔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上官況副之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爲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曹英秀等夜避保澗水汴宋徐泗淄青兵走陳州少誠薄澗水而營全義懼退保陳而潞滑河陽河中兵逃歸惟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壁澗水全義乃斬潞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欲以振師不能也少誠引還全義之敗少誠得帳中諸公書數百番持以給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日掠將士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少誠弱玉師移書於英秀求昭雪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劍南草阜上言請擇重臣爲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元老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以弱元慙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益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賴帝遂赦少誠盡遣其官屬順宗即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空徙封濮陽郡王元和四年死贈司徒而吳少陽代之

少陽者滄州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養以爲弟署右職少陽度少誠猜忍請爲外捍少誠乃表爲甲州刺史少誠病亟家奴單于熊兒矯召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殺少誠子元慶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方叛詔送王爲節度使以少陽留後進拜節度使益畜馬劫掠招亡命以實其軍不肯朝屢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遣使往視卽陽言少愈不得見有董重質者少誠婿勇悍久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先是其屬蘇兆楊元卿侯惟清嘗勸少陽入朝元濟繪兆歸其屍而囚惟清元卿奏事在長安具言其事帝以二人者嘗死贈惟清兵部尚書兆尚書右僕射少陽死四日帝不爲輟朝易

歐定續通志 卷二百八十一 列傳

二

將增戍以須變會傳言重質族殺元濟吉甫因請爲少陽輟朝遣使贈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剽係千餘里弔使至弗克入詔烏重九兼汝州刺史引軍壓其境靈州刺史曹華爲之副戎襄城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析山南東道詔節度使嚴綬爲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下詔奪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田宏正韓宏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綬屯蔡西鄙小勝不設備爲賊襲敗於慈邱退保唐州壽州刺史令狐通戰數北賊乃拔霍邱屠馬塘通嬰城不敢出詔友金吾衛大將軍李文通代通會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指授諸將趙昌俊朝江董重質李祐李憲王覽趙睦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爲戰抗王師李師道餽鹽出入靈陵雍邱間韓宏知而不禁文通與賊將王覽董重質戰史旆岡賊覺光顏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九合擊賊小澗河敗之天子責綬失律更以韓宏兼都統擢高靈唐鄧隋節度使十一年諸軍大合光顏壁寧河文通敗賊於固始拔鐵山置寓戰期山斬首千餘級次鐵城賊僞奔靈寓窮追伏發死傷略盡退保新興賊圍之監軍李謙誠馳救圍解還守唐州元濟以靈寓不足虜併兵備陳其秋文通以兵衛校夜出九女原屠保堡三十所分兵西北並安陽山破降萬餘敵兩將光顏敗鄆城兵二萬俘大將復與重九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斥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九右僕射度御史中丞韓宏子公武御史大夫貶靈寓以衰滋代之滋懦不能軍十二年更以李勣爲唐鄧隋節度使元濟食盡士卒食盡突魚鱉皆竭至斲草根以給民四潰備置鄆城虜於行營以綏新附勣攻其西破屯柵十餘執丁士良吳秀琳賊帥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鄆城大敗奔還蔡曹華取膏陵城斷鄆路賊將鄧懷金送款勣又襲破朔山執戍將梁希果平汝汝等三壁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琳等因奏表請東身北闕下帝許以不死元濟

取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略略與橋得守將李祐不殺引至帳下計議始謀蔡自少誠盜蔡四十年王師未嘗得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頤以是無所憚內恃跋凌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帝命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討先度未立功諸將亟戰不勝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聚兪時曲祐爲勳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兵皆在外若直擣縣瓠賊成高矣愬然之十月壬申以精騎夜襲蔡坎垣入之成者不知賊恃重質兵在洳曲不虞師至及燬攻內城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會重質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即攻之明日按原文上元二年十月十六日未詳又紀書之二十九年十月濟西得及通鑑考異補編年月於前燬其門民相率抱薪增火門壞執元濟舉族傳之長安帝御輿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願社徇於市斬之年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沒入掖庭二弟三男子流江陵皆殺之斬其屬劉協庶趙暉王仁清等十餘人度還以馬總爲留後俄拜節度使析潑州隸陳許始度之出太子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帝美度功卽命愈爲平淮西碑愈以元濟之平緜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卒卒之多歸功度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重摺武臣心詔斷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按石羅江東集有記石羅上一實與此不同李祐以功濼神武將軍後擢夏綏銀有節度使終德景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帝述董重質數元濟亂欲誅之而李愬先許不死故貶春州司馬參軍凌朝江播州司馬參軍是歲甲蔡州始輸黃白部以其久不至請元日陳於廷

劉悟正臣孫也按正臣事已見全諒傳叔父全諒節度宣武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復署爲將被病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焉悟破滕鏞用之犯法繫河南獄留守章夏卿賁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從擊越撞師古馬

欽定續通志 卷二百八十一 列傳 三

小將斬之悟盛氣不懼師古奇其才令將後軍妻以從甥愿牙門右職師道被討使將兵屯曹田宏正兵屯陽穀悟營潭趙城中飛語悟當爲帥師道內疑數召悟計事悟曰今與魏如角力者勢已交先退者負悟魏魏躍薄城下矣左右諫曰兵成敗未可知殺大將孰肯爲用師道然之或言悟且亂師道遣使責戰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暹以情告悟乃斬使者召諸將曰魏博兵彊出則敗不出則死且天子所誅司空而已吾屬爲驅迫就死地孰若還兵取郛立大功轉危亡爲富貴乎眾皆唯唯因遣報宏正使進兵潭趙悟夜半薄西門黎明啟而入殺師道并大將魏銑等數十人卽拜悟義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實封戶五百元和十五年來朝進檢校兵部尚書樞宗立徙昭義軍先克融亂移守盧龍至邢州會王廷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鎮招討使治邢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偁不協承偁與都將張固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賈賈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卽攜兵退隱承偁因之按臣部輿圖云都將張固直直曹傳在慈州刺史張茂未知孰是又賈悟稱樞因直曹謂爲正帝重遠其心貶承偁臣部輿圖云都將張固直直曹傳在慈州刺史張茂未知孰是又賈悟稱樞因直曹謂爲正帝重遠其心貶承偁借悟自是頗專肆上書多不恭負罪亡命者多歸之疆列其冤累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竇勣初巫者妄言師道以兵屯琉璃坡悟惶恐自往哀求將易衣嘔血數斗死贈太尉表其子從諫嗣從諫少狡猾師道使悟出屯署從諫門下列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戲博交通具知陰事疎於悟故悟得立功悟死從諫知留後賂當權者朝議謂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言悟匿死衆不必同亂從諫感愚未著若詔北鎮大將領節度馳入軍謀自屈矣時李逢吉王守澄納其賂數爲請赦宗乃以晉王爲節度大使詔從諫主留事起將作監主簿檢校左散騎常侍未幾拜節度使太和初李聽敗館陶走淺口從諫救之得免進檢校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封

油國公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黨從諫還治潞方年壯思立功六年請入朝文宗特遇加等明年還藩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卿多託以私又見事柄不一遂心輕朝廷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從諫不平三上書請王
涯等罪譏切中人時宜整得志天子弱鄧錡李石新執政藉其論執以立權綱中人憚而怒之仇士良倡言從諫
志窺伺從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從諫奮馬高九尺獻之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
殺馬益不平又聞士良寵方遲愈憂感欲自入朝恐不脫禍因被病死年四十一贈太傅從子積父從素仕右驍
衛將軍從諫以爲嗣病甚與妻表謀令主軍事置大將王協郭誥劉武德劉守義等佐積祕不發與協謀請醫於
朝中人與醫至從諫死已再旬積曰公因事不任受詔中人曰臥而視可也辭以母夫人侍不可屏中人欲直入
武德等戶之中人恐其變趨出後使者繼往爲知從諫已死者未至數舍衆懼武德與將軍董可武出兵萬人迎勞
至牙門不得前諸將乃詣監軍崔士康邀請如河朔故事士康懼不敢拒乃至喪次扶出積爲裏絕巾曰男更
欲殺殺使諸將哄然笑遂出見三軍帝怒前使者不入譎隸棧積所遣使三輩皆杖死京兆府詔從素書救積
護喪還東都積不奉詔詔羣臣議李德裕請討之詔奪從諫積官數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兵屯萬善河
東劉石守昂車關壁柳社魏博何宏敬肥鄉優平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洛洛任堯山向城河中陳夷行營冀城
使冀氏茂元別遣將營天并關爲賊將薛茂卿所破張巨進攻萬善不能下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
王辛以本軍入懷澤行營茂卿負戰勝冀厚賞或言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怒節益不可至稹然之茂卿失望乃
與宰通僞北委天并關奔澤州使讎告宰取澤吾應於內宰疑不進稹聞其貳召誅之宰遂破劉公直拔陵川劉
沔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沔領河東稹因石兄洛州刺史恬移書之降石以開右拾遺崔鶴請納之帝怒斥馮鄆城

欽定續通志 卷一百八十 列傳

令詔敢言罷兵者戮賊境上令石營書許積面縛積不出俄而楊弁逐石與稹連和稹請將建議我承襲彼叛
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佐屯鼓樓積敗太原兵生擒卒七百帝猶不赦始從諫將死命稹無
咎辱羣奴故李士貴等與王協尤用事士有功不賞下無闕志府中財貨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
實溪并取齊民費十二百姓始怨從諫妻裴閭守邢州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多豪姓子其家以輸賞不時爲溪
所囚問以爲言溪大怒問因殺溪與刺史崔緝自歸成德軍王劍守洛州給士帑布一端機械代歲粟劉謂衆曰
庫物尚多欲發以爲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款魏博軍磁州將高玉堯山將魏元該等以次降成德元逵
以久爲賊守殺之積聞三州降大懼郭誥與王協議圍積使董可武誘積至北第置酒飲飽卽斬首悉取從諫子
在襁褓者二十餘并從子積匡周等殺之誅張谷張沿陳揚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韓茂章茂實摩郭台甄戈十
一族夷之函積首送王宰獻京師告廟社御興安門受之劉公直亦降於辛石雜以兵守境軍大掠誼移書責之
雜銜怒積之死誼斥從諫妻伏夾室私收其寶建大厩日望旌節宰相德裕建言積屠下亂繇誼始及窮感乃圖
積邀榮不誅無以懲宜及兵在境悉取逆黨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狂人呼於潞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
誅之乃請詔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潞誼及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送京師並
誅杖杖崔士康殺之詔從諫且死乃署積軍事宜剖棺暴尸三日誼兗州人 兄及弟地事文獻諸家無聞勳德今
張谷張沿陳揚庭皆有文谷納邯鄲人李嚴女爲侍人號新聲當從諫潛圖竊符新聲諫谷曰從諫非有戰野
攻城功直以其父娶齊十二州還天子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潞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壽章武朝數鎮顛覆
皆雄才傑器尙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不以法終君嘗脫族西去丈夫勿顧

飯恩以骨肉腥健兒食谷畏言泄給之李仲京訓兄王渥播子王羽涯族孫韓茂章茂實約子賈摩餽子郭台
行餘子甘露難作皆羸服奔從諫從諫衣食之甄戈者頗任俠自稱荆卿從諫與定州戎將有嫌命戈斬其首他
日又使取仇人乃十餘輩劫之從諫不悅號僞荆卿從諫妻裴以弟立功詔貸其死刑部侍郎劉三復執不可於
是賜死從新書原文載裴兵勳從諫入朝爲子孫計上文裴與從諫謀令廢主有李佐之者兼孫也累調河南尉
正勳夫忠順陷子不載且此時獨不知爲子孫計耶自相矛盾今廢主有李佐之者兼孫也累調河南尉
客潞從諫留署觀察府支使因娶其從姐妹從諫病佐之力諷使還東都從諫雖不能從然感服其言病且革王
協等恐佐之妻母有所關說卽鞏母歸東都會佐之奴告佐之漏軍中虛實積殺之武鄉令唐漢賓僉裔孫以積
拒命固請歸朝不聽舉族見害李師晦者太宗室子悟辟致幕府見從諫稍恐積假言求長生術不與事從諫使
歸東都師晦懼請居涉從諫不之疑積敗有爲帝言者擢伊闕令而贈薛茂卿博州刺史大中和初又贈漢賓本
縣令先時河北諸將死皆先遣使弔祭次册贈次近臣宣慰度軍便宜乃與節軍中不許出乃用兵不半歲不能
定故得爲備積初不意帝怒卽見討及茂元錄詔示積舉族號慟欲自歸而愚懦不決云自悟至積三世凡二十
六年季丕者善長短術與從諫厚善署大將及積阻命軍中疾其才丕懼乞爲游弈遂自歸議者疑爲賊遣德裕
奏言討賊半年始有降者當賞以勸擢忻州刺史楊弁亂遣人誘丕丕斬之以兵扼走集選汾晉二州刺史大中
初拜振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賞項拔徙廊坊卒

欽定續通志 卷二百八十 列傳

欽定續通志卷二百八十終

